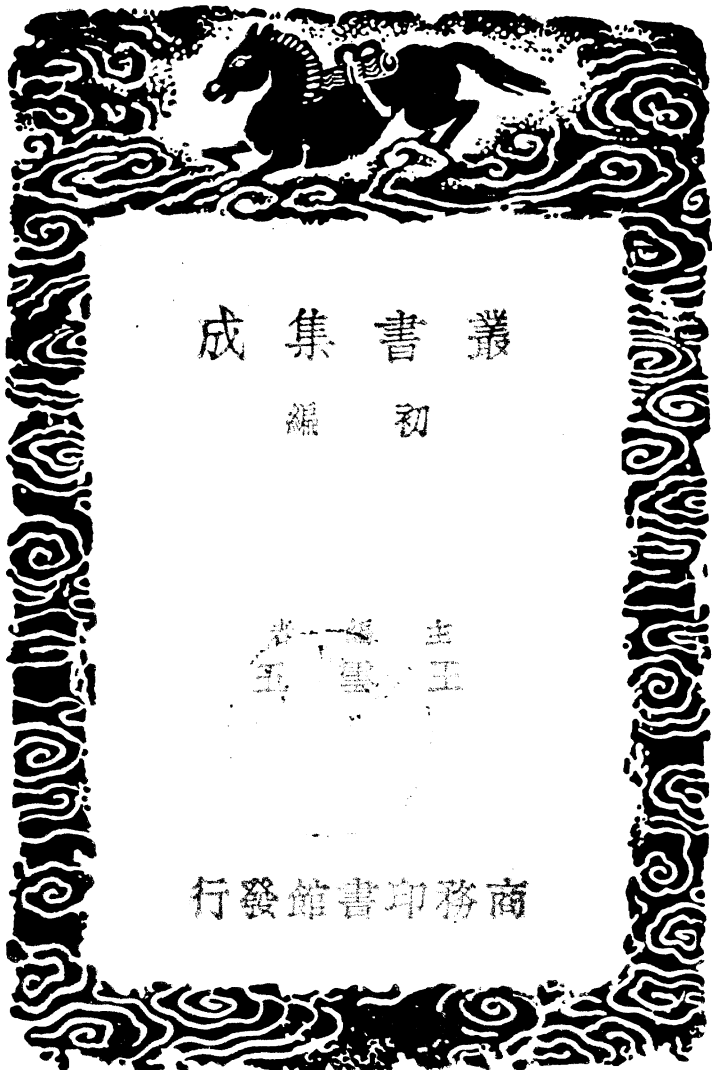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  
毛詩或問





叢書集成  
初編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WD



001100526284

序說詩毛生毛野

著 榊 田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

本館據惜陰軒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 毛詩說序卷之一

明 高陵呂 柘溼野著

國風

周南

穀問、周南、召南、何謂也。曰、周、周公也。召、召公也。南、和也。明也。房中之樂也。萬物至夏而始和。萬象至南而皆明。故房中和而天下樂。家道明而萬國理。何以領國風乎。曰、其以長養萬物者。惟南風乎。故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材。而無傷善之心也。穀曰、何也。曰、本其樂之始也。心之憂思。在乎進賢。淑以爲樂。是以哀窈窕。思賢材。而無傷善之心也。興以關雎。荇菜者何。曰、鳥獸之行於夫婦。惟關雎之情至爲宜。草木之行於后妃。惟接余之爲當也。旣曰寤寐求之。又曰寤寐思服。不亦復乎。曰、始旁求於寤寐之中。求而不得。斯思之也。左右流之。然矣。采芼亦言左右者何。曰、凡參差者皆不遺也。在求以興廣。在樂以興具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夫父母之說。不亦背乎。曰、在父母家之父母。自女子時而言也。歸安父母之父母。自

既嫁躬儉節用時言也。是故知稼穡之艱難。王者之本也。知蠶葛之艱難。后妃之本也。內外各得其本。而天下治矣。劉濩潞潞。后妃親執之乎。曰。雖有贊勞。不害爲親執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如之何。曰。言君子之行役也。外執勞苦。內憂國政。是我之所懷耳。故采卷耳。不滿傾筐也。況其行也。不惟寘彼周行。而又崎嶇于崔嵬高岡之間。僕馬皆病。不少息焉。其時之難可知矣。我如之何。而不懷傷。永嘆乎。僕馬之我爲君子。金羸。兕觥。之我爲后妃。不亦已析乎。曰。此夫婦一體之辭也。可以見其爲情矣。若曰。又當輔佐君子。知臣下之勤勞。則所未喻也。宜朱子之弗取耳。毛萇曰。卷耳。與也。

摶木。后妃能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夫其以纍言綏。荒言將。繫言成者。何。曰。維繫則安。而不傾。蒙奄則美。而得助。旋纒則久而有終。纍而後荒。荒而後繫也。

蠡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蠡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則何三章乎。曰。振振起而不相害。性之和也。繩繩方來而不絕。聲之繼也。螫而復生。生而復螫。終無窮極。緝緝而不斷也。

穀間。樛天。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饑民也。夫之子于歸。有言華。言實。言葉者。矣。何以皆謂之時乎。曰。其槩也。舉不違乎相配之時耳。華言室家。實言家室。葉言家人。何。曰。室家。夫婦相對之辭。家室。由外及內。父子兄弟皆舉之矣。家人。則雖宗族上下。皆可兼也。猶桃華謝而實。實殞而尚有葉耳。故華言男女。實言有子。葉言蔭庇也。

穀問、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夫兔置、武夫也。何以知其好德乎？曰：陸佃曰：啄之丁丁，猶有所聞也。施于中逵，猶有所見也。施于中林，無所見聞，而猶肅肅，其德深矣。丁丁，中逵中林，何興？曰：丁丁，聲聞于外，而內有所獲，故干城中逵，出入往來之所必由，故好仇。中林，幽深而不見，故腹心耳。若是，而以爲后妃之化何也？曰：以爲文王之化，衆人所知也。以爲后妃之化，衆人所不知也。故未有關雎之化，不行而能致兔置之賢者也。此序之善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也。何哉？曰：孔穎達曰：天下亂離，則我躬不閱，豈暇思子乎？毛萇曰：芣苢宜懷妊。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何也？曰：於是乎見男女之有別矣。是故無思犯禮。如漢廣、江永，男正位乎外也。求不可得，如喬木、楚、蓂、女正位乎內也。斯男女之皆化乎？故曰：關雎之化，近至于兔置，遠至于芻蕘。

衢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柰何？曰：婦人以君子行役，而王事煩勞，其毒太苦，故未見，思之如飢。既見，喜其不遠棄我也。遂謂之曰：王室雖如燬，而周王父母之德則甚邁，苦也可且忘矣。不正而能之乎？婦人猶正，君子之正可知。程子以既見君子爲將見，恐未然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商經問、何也？曰：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

也。曰：其以公族公姓非一世乎？於是乎見關雎之化至後世猶未已也。趾在下，故言子定在前，故言姓角在末且盡也。故言族是故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業也。卷耳道及君子矣。樛木惠及宮中矣。蟋蟀德被子孫矣。桃夭免笄荇苜化及中國矣。漢廣汝墳化及天下矣。麟趾則化及後世矣。此周南之序也。故何彼穠矣言其化至于平王之女，以終召南。麟之趾言其化至于衰世之子，以終周南。此夫子刪詩之意也。故毛萇亦曰：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也。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穀曰：何也？曰：是可謂以德配德矣。送迎之百兩也，不亦宜乎？何以關雎興后妃，鵲巢興夫人乎？曰：雎鳩摯而有別，其聖人人倫之至乎？非文王不足以配之也。鵲巢均平專一，其臣妾事上之忠乎？非諸侯不足以配之也。其曰御將成者何？曰：巢在此，以速鳩，故言御。巢在彼，非鳩所有也。取而方之，故言將。盈則無虧，欠故言成。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者何也？曰：言能誠敬也。古者公侯親耕，以供粢盛。夫人親芣，以供菹豆。況沼沚而又于澗，求之益深矣。僮僮而又祁祁，思之已永矣。職又何失乎？草蟲何以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乎？曰：妻也，以大夫之久役也。外苦其四體，內荒其家政，此心之忡忡惓惓而傷悲也。故忡忡者，心懸不下也。故言降，惓惓者，心結不解也。故言悅，傷悲則非常矣。諸侯大夫妻之說何也？曰：其諸侯之大夫之妻乎。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然則法度之謂何？曰：其諸采之於濱，潦盛之于筐筥，湘之以錡釜，奠之以牖下，尸之以季女，不失其常而主之以敬乎？故毛公以爲能循未嫁時之法度也。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柰何？曰：南國之人曰：凡我倫理正而訟爭息者，皆此樹之功耳。猶恨其不蔽芾也。翦伐而敗拜焉。是伐我召伯耳。故孔子曰：吾於甘棠，知宗廟之敬也。晉韓宣子賦角弓，宴于魯。季武子指嘉樹而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則亦不知類之甚矣。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真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然則文王獨化其女子乎？曰：非然也。言女夙夜之行，但畏多露耳，非復往日者之懼強暴也。設有速我於獄者，必其室家之禮不足，召伯自能聽之。我亦不從也。縱曰室家不足，則男之訟女，固亦有因女之自守，必至愆期，故曰男女之皆化也。

羔羊、鵠巢之功效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者，何也？曰：羔裘而素絲五紵，五緘焉。不儉而能之乎？退食而委蛇，委蛇，不正直而能之乎？西京雜記曰：五絲爲緝，五緝爲升，升爲緘，倍緘爲紀，倍紀爲總，倍總爲縫，然則紵猶在緝，升之先乎？蓋制裘者，始縫而絲微，既敝矣，非絲大不足以固之也。故自紵至總，自皮至縫，又儉之至也。何以言五也？五猶周也。員也，徧也。德如羔羊，何也？言稱服也。夫羔也，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贊也。繁露曰：羔有角不觸，類仁。執之不鳴，殺之不嗥，類義。跪飲其母，類禮。

既曰皮又曰革者何曰皆節儉意也。

殷其雷勸以義也。夫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甯處則然矣。其曰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者何也。曰非振振之君子其能完歸哉。奚興乎。曰言雷且有定處君子不遑會雷之不若也。有序乎。曰陽而側側而下雷愈安愈近君子愈危愈遠。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柰何。曰詩人見梅落而言求女之庶士必及此吉日以相謂而不過也。其亦周南之桃夭乎。我者詩人代女而言也。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故抱衾裯而宵征。肅以盡心不知其命也。而能安之乎。呂氏謂上好仁則下必好義則上也者可與立命矣。毛公曰命謂禮命。鄭玄曰衆無名之星隨心嚙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御君也。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柰何曰於是乎知嫡媵之皆化也。嫡媵且化而況於其夫乎。悔處歌之謂何曰序也。悔而后處處而后歌以與過之謂何曰以而由悔處而由與歌而由過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凌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鹽曰何哉曰死麕死鹿非鳴鴈之嚙嚙也。感悅吠龙非桃天之親迎也。亂世則爾也。今非其時矣。故述而惡之也。曰行露。標有梅野有死麕。集註皆謂女子懼強暴之辱。今皆從序何也。曰序其舊矣哉。或曰子夏或曰國史。

或曰衛宏、毛萇雖不可據。然而授受則遠矣。如集註之說。則文王之化獨及其女子乎。且義理可以心度。事實必由口傳。生於數千百載之下。安知其前者之盡不然乎。雖遠註吾從舊。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爾曰召南而係以平王之詩。何也。曰其見關雎之化。至于此時乎。此聖人之意也。雖則之謂何。對猶執而言也。然則毛萇解平爲正。而爲武王者何。曰曲說也。桃李絲縉之興。何。曰桃李言女德之盛。見平王之孫不愧齊侯之子也。絲縉言男道之正。見齊侯之子不愧平王之孫也。蓋皆世德作求。不惟尊貴。且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人如騶虞。則王道成也。爾曰王非諸侯之事也。柰何。曰楊子曰。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何以見王道之成哉。一發五靶之謂何。曰或曰五矢爲一發。矢十爲一束。

邶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玼曰。何謂也。曰言柏舟而汎流。有嘉謀不見用。是其隱憂。豈酒之能解乎。然我匪鑑。已不能度其君之不聽矣。往勸兄弟。亦遭其怒。蓋僚儕之皆變也。然我心不變。非如石席之可移。而又威儀棣棣。危行以處無道之時。而人滋異焉。閱侮紛然而來。使我寤辟之有標也。嗚呼。謂日當常明也。君子當常亨也。豈憶日月更爲微虧。可憂一至此邪。當是時也。予欲奮飛以逝。而羣小以我爲沽名。禍且至矣。柰之何哉。是柏舟之旨也。故孟子亦以爲孔子可以當之。然

則何以知其爲頃公也。曰：頃公者，墮廢社稷之謚，嘗賂王請命矣。又在靖伯、眞伯之後，釐侯、武公之前也。注以爲婦人之作者何？曰：婦人而思奮飛，其何以爲訓乎？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也。柰何？曰：黃裏黃裳，雖漸失位，猶未盡棄也。故猶憂之，冀其可改耳。至于專治綠絲，使絺綌而當凄寒之風，則不復我顧矣。雖憂無益也。惟追思古人，以省而自安焉。此莊姜之賢也。賢者不得于君，則何以異諸？

燕燕，莊姜送歸姜也。守德曰：何以先君之思乎？曰：莊公寵州吁而不禮莊姜，莊姜諫而不聽。莊公歿，州吁亂，莊姜所以痛恨者也。故戴嬀以是而勸莊姜，使不失其貞焉耳。此二氏之賢也。曰：婦人從一而終，戴嬀雖姜，莊公死而遽歸，可乎？曰：是時，州吁殺戴嬀之子，是有於其母哉。故春秋傳，慶父殺閔公而哀姜奔齊，此安知非州吁之所逐乎？輿以燕燕者何？曰：燕春社而來生子，至秋社日去也。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也。何哉？曰：使莊公之生也，以古道自處，善德音而定其心，以顧報乎莊姜，則必如石碯所言，教子以義方也。桓公完不得見殺于州吁矣。今莊姜日擊州吁之亂，能無往日之思耶？日月之謂何？曰：夫者，婦所仰以照臨者也。且其所照則極廣而不私，所出有定方而不移，莊公則不然也。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玼，曰：州吁，人子也。雖暴矣，何至諠浪笑敖而莫我往來哉？曰：世之逆子，以其父之不在也，爲惡于外，不顧其母。其母正之，則反諠浪笑敖而笑耳。又或惡

其正己也。遂不至親前矣。況州吁哉。衛亂可知矣。莊姜者。苟不忘先君。如之何不中心悼思。噓懷也。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琬曰。何至契闊之不洵乎。曰。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是將非丈人。士無鬪志。知其必敗于鄭而死也。勇而無禮。淺之乎云爾。死生契闊者何。曰。自生至死。甚隔遠也。雖隔遠而嘗約以偕老。今則不活。果失信矣。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耳。仁曰。何也。曰。七子以棘及寒泉。黃鳥自喻。以聖善。劬勞。勞苦歸之母。斯是其爲孝乎。若曰。慰母心以成其志。則爲義矣。孟子之說凱風也。曰。親之過小而无怨。則得之矣。故毛公以爲成孝子之志也。若是之母。而美以聖善。不亦誣乎。曰。此對無令人而言。猶劬勞也。勞苦之謂何。曰。其亦不甯其居乎。棘心天天。喻劬勞。其爲薪也。喻無令人。尤可觀。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繼祖曰。何也。曰。蓋國人代婦人而作也。然既憂其道遠。又慮其伎求。其時之難處。亦可知矣。當時也。既嘗入鄭。又以燕師伐鄭。以報衛牧之役。至于圍鄭四年矣。齊僖公平盟於瓦屋。而後釋東門之役。軍旅之數。從可知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者。奈何。曰。匏方苦葉。而濟有深涉。行者當度淺深之宜也。今深反厲。淺反揭。則何以異於公與姜氏不知配耦之宜也。夫姜。彼之妻也。宣公納之。公子頑。姜之庶子。

也。而烝焉。此豈惟不知淺深之宜。猶濟盈之不濡軌。雉鳴之求牡也。夫歸妻之士。尚待冰泮。涉舟之人。亦須我友。曾謂諸侯夫人不如庶士常人乎。

斧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其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何也。曰。雖則夫婦失道。其棄婦猶賢乎。故一章言成家之道也。二章言棄家之故也。三章言戀家之痛也。四章言持家之苦也。五章言夫之背德也。六章言夫之改舊也。嗚呼。是宜在匏有苦葉之後乎。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何也。曰。言我在泥露之中者。凡以君臣之義耳。彼大國亦何無義寡仁之甚邪。然則猶有望救于衛者乎。毛公曰。泥露。衛之二邑。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何也。曰。葛誕。本其望救之深也。有與。開其緩救之故也。如是而不救焉。斯曰靡所與同。褒如充耳矣。爲此詩者。何其婉而盡邪。黎在衛西。泥露。在衛東。葛有連屬之意。故興。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何也。曰。有力如虎。才之武也。執轡如組。藝之良也。顏如渥丹。容之充也。斯人也。不獲佐王。乃方萬舞公庭。僅得其勞。爵。西方美人。如之何而不思乎。西方美人者。西周聖王也。然則斯賢也。其亦滑稽曠達者乎。故張子厚以爲東方曼倩之徒也。榛。荅。興不美。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也。繼祖曰。何也。曰。是詩其亦許穆夫人之類乎。不然。

衛之危亂如是。而此女思歸。何也。可知其志也。優于當時諸侯之大夫矣。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奈何。曰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耳。故其言曰終當解組以甘貧。蓋我之難。有不可以語人。非爲貧窶也。斯賢也。其以擢政埤我。有不得行其志。而室人又交譏其貧者乎。故謂之天也。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何哉。曰北風雨雪。則無處不寒矣。亦狐黑鳥。則無人不邪矣。當是時也。虐已而極。不能堪。去之晚矣。程子以此爲君子見幾而作。何邪。朱子謂衛淫亂忘國。未聞威虐。夫北風雨雪。喻虐已明。況未有淫亂而不威虐者乎。春秋於衛宣入邲之師。傳謂著其暴者。其此也夫。

靜女刺時也。然則何以曰衛君無道。夫人無德乎。曰惟宣公姜氏之亂也。斯有俟于城隅。貽我彤管之女乎。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也。弘學曰。何也。曰惡之以爲籛蔭。戚施。則不欲正視之矣。甚之也。

二子乘舟思伋。詩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也。弘學曰。後新臺而終邶風者何也。曰其以衛國之亂皆宣公爲之乎。

鄰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也。玼曰。何謂也。曰共姜之志。

其上通于天乎。故謂母不能如天之諒己也。輿以柏舟者何。曰。柏舟美材。不改其操之物也。猶兩鬢美行。不失赤心之人也。世家謂武公弑其兄。恐非其然也。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夫以爲醜。辱不可道。且讀者然矣。以爲

長而不可詳者何也。曰。以其所從來遠矣。從來之遠者何也。曰。肇自宣公乎。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穀曰。何也。曰。言服以命德也。宣姜背德而不淑。何也。然既不淑矣。又何玼翟鬢髮。玉瑱象掃。猶有尊者之儀乎。且其瑳展清揚之美。誠邦國有媛之女。特惜少此德耳。故呂伯恭以爲一章責之二章問之。三章惜之也。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何以曰刺也。曰。陳其相期。相要。相送于桑中。上宮淇上之地。暴其惡甚矣。猶爲無刺乎。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玠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則若惠公之謂頑也。以爲宣姜何哉。曰。詩遺其母而言兄。猶爲溫厚乎。爾然言頑。則宣姜可知矣。故曰刺宣姜也。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由。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宣其然乎。昔鄭享晉趙武。而良霄賦此詩。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闔。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又以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資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夫子之謂矣。未久。爲公孫黑所殺。夫伯有徒言之耳。其效如是其烈也。況於躬自蹈之。而免於滅亡者乎。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穀曰。何也。曰。其文公之中興乎。故一章言其作宮廟居室及樹材木也。二章言其始也。追本欲遷之由也。三章言其終也。言德政之善也。於是詩也。可以稽禮樂焉。可以考兵農焉。可以知事神人之道焉。可以知馭士馬之體焉。且夫桑中者。昔爲淫奔之淵藪。今爲稅駕之良田。非其志也。而能然乎。春秋僖公二年。城楚丘。其此耶。匪直也。人者。李何曰。言非獨文公於民。秉心塞淵而已。其效足使駟牝三千。桑田之盛。又何如也。

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何曰。其時之有恥可知矣。非文公以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率其國人。其能然乎。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夫既正其羣臣矣。又曰。人而無儀。何也。曰。未能盡化也。未能盡化。而惡之欲其死。時俗之美可知矣。蓋文公授方任能。而宣惠懿公之臣。不能安其位也。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何也。曰。旄也由郊而都。由都而城。馬也由四而五。由五而六。言有其進無已之意。程子曰。畧答也。子交親之也。告忠告也。待之益至。報之益厚。是樂告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

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也。編曰。旣不我嘉。則知唁衛之非義矣。而又以許人爲穉狂。不如我所之者何。曰。憫當時諸侯大夫無能有救衛者。蓋其志以丈夫之見。曾婦人之不若也。是豈兒女子之思哉。厥後。齊桓公遣公子無虧帥師戍漕。豈非聞載馳之風而興起乎。許穆夫人之謂何。曰。蓋與戴公、文公及宋桓夫人皆公子頑烝于宣姜所生者也。懿公赤則惠公朔子之後耳。鄭公子歸生隨其君以宴魯文公子棠。而賦其四章。叔孫豹懼齊而亦賦其四章於叔向。其亦許穆夫人之意與。

衛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也。祖學曰。以爲有文章。以禮自防。然矣。以爲又能聽其規諫者何。曰。其在于切磋琢磨之間乎。故一章言其學有諸已也。二章言其德稱乎服也。三章言其德之成。庶幾乎時中矣。厥後。晉韓起聘于衛。而北宮文子賦此詩以比宣子。宣子答以木瓜。其亦知奸德矣。重較之謂何。曰。卽其所乘之車。嘆其寬廣自如也。

考槃。刺莊公也。不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何也。曰。鄭氏以爲誓不忘君之惡者。誠非矣。以爲誓不再過朝。不再告君者。此或其然也。夫賢者未至於聖人之地。其言豈能盡純乎。如考槃之言。亦人情之常也。程子以爲矢陳也。陳其不得忘君之意。不得過君之朝。告君以善也。是雖忠厚和平。則又過以己意改之。又不若朱子之說之爲得也。夫莊公之朝。以一石磻而不能用。考槃之詩宜爾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憫而憂之也。何也？曰：其亦惡州吁之亂乎？故先言族類之正。見其若得生子，則必貴且賢。次言容貌之美。見其若得生子，則必美且材。故遂云：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使莊姜之有子也。今奈何使庶姜孽孽，嬖而有子，而媵臣皆竭武而倨傲。莊公者，既如施罟，不能制鱣鮪之發發。又如葭葦之陰草，亦揭而長大乎？真河流之性也。故程子以末章爲興云。鄭氏云：一章言容貌之美，兄弟且正大也。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忘，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背棄，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故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夫旣刺矣，又何以美反正乎？曰：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女也不爽，士二其行，靜言思之，躬自悼矣。猶爲知正乎？然已晚矣。由是知良心人皆有之。染宣公之化，遂不知止。以此極耳。然則賢士君子一失其身于邪污，雖悔何追。

竹竿，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何以知其不見答乎？曰：如其夫之見答也。豈如此詩之所云乎？然而終不歸者，則猶爲有禮乎？爾不然，則以衛國之亂而思之，猶泉水、載馳之類乎。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祖學曰：何也？曰：其亦異乎童蒙之吉乎？故言雖佩觿，佩鞶垂帶，容遂若成人，然而其實材不足以甲於衆人，而君國猶穉子耳。胡然乎其遽驕哉？是詩也。其作于奔齊之間乎？穀梁子曰：惠公初立，見天子，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偕陰，尉負茲。然於是乎衛立黔牟矣。故其後齊宋陳蔡伐衛，納惠公，而王人子突又救衛。春秋亦書其名，曰朔入衛，其人可知矣。故毛萇

曰。幼穉之君。在用大臣。乃能成其政也。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也。何也。曰。柁於河廣。見襄公之孝與其母之義矣。其亦襄公有奉母以歸之思。而母制於義。不反者乎。讀其詩。義自見矣。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然則何以爲刺時也。曰。久役而夫婦怨曠。猶爲時之美乎。故毛公謂此爲從王伐鄭之役。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弘學曰。何也。曰。鰥夫無裳。無帶。無服。而寡婦與憐之。雖其政教衰。猶爲存乎邪。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也。琬曰。安成劉氏。謂比桓公之德如草木。爲非詩意者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蓋謂投我以木瓜。桃也。李。尙當報之以瓊瑤。玖。况桓公之德。封我于楚丘。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漕。令我無國而有國。且其乘馬稱服。六畜門材。魚軒重錦。皆非常之贈也。然則又當何以報之也。厥後晉韓起聘于衛。因北宮文子之賦淇澳。而遂答以此詩。是亦以德報德也。可以觀木瓜矣。而孔子亦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豈特男女相贈之辭哉。

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傍徨不忍去也。瓊曰。何謂

也。曰：忠而實，可以觀怨矣。然其曰：此何人哉？則其所以致怨於幽王者深矣。故元城劉氏曰：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所感之心，終始如一。此詩人之意也。鄭康成曰：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大夫之謂何？曰：或當作婦人字，不然，則大夫下遺妻字也。蓋雞棲于埘，于桀生羊下來，下括者，皆婦人所見之景耳。孔氏謂在家之大夫，亦非也。然則何以云思其危難？曰：其以不知其期，曷其有括，而知之乎？其言刺平王者，亦以戍申戍許之類耶？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召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何也？曰：其儉德之避難乎？其猶魯師摯、衛簡兮之徒乎？故輔漢卿曰：賢者隱於樂官，而以全身遠害爲樂，則其時可知矣。毛公曰：由，用也。房，房中之樂也。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何也？曰：揚之水，深矣哉！其所不言者廣矣。蓋謂諸侯之人不共戍申也。於是乎見平王忘君父而戍賊臣，人偷滅矣。不能以長諸侯耳。號令不及於天下，而專勞畿內之民，又何言哉！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飢饉，室家相棄者何？曰：如王政行，豈有毗離之女也。然其曰：遇人之艱難，不淑，則但怨其夫而不咎王，猶爲溫厚乎爾。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皆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者何？曰：惡之甚，痛之切，其惟兔爰。

乎。故其言曰百懼、百憂、百凶。而欲無咎、無覺、無聰者。其以王及鄭師戰于繻葛。祝聃射王中肩。爲憂凶之極。而不忍聞之者乎。然則免爰爲鄭莊。而雉羅爲桓王矣。其曰桓王失信者何。曰本兵興之始也。兵興之始者。王奪鄭伯之政耳。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何以知其爲王族也。曰係之王風。而以葛藟爲言。猶爲王族有戚乎爾。然則謂之平王柰何。曰以其東遷之時。不顧九族乎。孔氏曰。棄其九族者。謂王不復以族食族燕之禮。敍而親睦之也。

采葛。懼讒也。柰何。曰其以葛蔓生。蕭科生。艾蒼白色。如讒邪之人。變亂黑白乎。一日不見。如三月。三歲者。何也。曰小人欲進讒言於君。其親昵之狀如是耳。其當桓王失信之時乎。毛公曰。興也。葛所以爲絺。絺也。事雖小。一日不見于君。憂及于讒矣。蕭以供祀。艾以療疾。亦通。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何也。曰言古之大夫。德稱其車服。而其下或有邪思者。畏之至死不敢。今則禮義廢而淫奔盛。何往日之不若耶。設使大夫能聽男女之訟。豈至於此乎。然則乘檻檻。啞啞之大車。服如葵如璫之毳衣者。不亦可愧耶。毛公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男子之服。服毳衣以決訟。

丘中有麻。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也。何曰麻直生者也。麥與李。養人者也。皆在丘中焉。是賢人而在野矣。故曰彼留子嗟。子國留者。留於丘中而不進也。安得其來施施。來食王祿。而貽王以佩。

玖乎。佩玖者。彼身所有之寶。善道也。夫莊王在位十有五年。春秋無一事可書。況周公黑肩爲子克之故。且欲殺王。非辛伯以告。幾乎不免。其時可知矣。毛公曰。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佩玖。美寶。孔氏曰。猶美道也。

# 毛詩說序卷之二

國風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琬曰：何以知善其職？曰：桓公而死，犬戎之難，已可知其平日矣。若武公，屈突者，定平王於東都，傳曰：周室東遷，晉鄭焉依。當是時也，受餽、檜、鄆、蔽、補、丹、依、矚、歷、莘、十邑焉。改衣授粢，又何言也？曰：桓輔幽王，而王身弑，武輔平王，而王道衰，猶爲善於其職乎？曰：孟子不云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但驪山舉火，諸侯背叛矣，而桓獨死，洛陽一遷，諸侯不至矣，而鄭獨從，猶爲彼善於此乎？厥後，公孫舍之相鄭簡公如晉，晉平公享之，賦嘉樂，而子展賦此。叔向命晉侯拜，曰：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子展蓋比平公如己之先君矣。毛公曰：粢，采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段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何也？曰：小不忍，乃大忍也。初，段之請京也，祭仲諫以爲非制，後將弗堪，莊公不勝其母，則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其後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果襲鄭矣。是詩蓋謂祭仲無踰我里，牆園折其樹，杞桑檀以喻害吾弟也。故毛公曰：將請



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杞木也。折言傷害也。然實則假仁義而害其弟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鄆云。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夫京人美叔段之居巷飲酒服馬而洵美仁武矣。以爲刺莊公何也。曰。言段之不義得衆。而治兵繕甲以出田。已萌襲鄭之志矣。是巷無居人也。是莊公教之也。初。祭仲之諫封京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公子呂之諫貳西鄙北鄙及收廩延也。公則曰。無庸將自及。不義不暱。厚將崩。其諸莊公以惡養天倫而因以剪之乎。信乎其志慘矣。故曰刺莊公也。東萊呂氏亦云然。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何也。曰。射御之善。言其才也。暴虎火烈。言其勇也。如是而得京人之愛者。將非以私恩結之而思欲襲鄭乎。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敵於境上。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帥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忘師之本。故作是詩。何也。曰。鄭之人君。凡執政之臣。皆可知也。故春秋書鄭棄其師。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何也。曰。古之君子。洵直且侯。舍命不渝。而爲邦之司直美士。其服羔裘宜也。今則不然。而猶如濡。豹飾三英焉。不亦可愧乎。厥後子產賦此以餞韓宣子。宣子曰。起不堪也。則是詩之亡久矣。毛公曰。鄭自莊公而賢人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也。侯君也。三英、三德也。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何也。曰。摻執祛手。思之切也。無我惡醜。不敢直言其

君子厚之至也。不寔故者留之以道也。留之以道者猶孟子所謂子豈若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用。悻悻然見于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也。鄭氏謂子無惡我。擊持其袂。我乃以莊公不達于先君之道故耳。若是則非所以善留賢者之辭。賢者滋去矣。

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蓋言古之夫婦。交相儆戒。宜如琴瑟。又欲君子親賢友善。無所愛于雜珮。今則不然者何也。其亦在上者之過與。以是知詩人之厚也。宜相樂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娶。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祖學曰。夫齊侯之欲以姜氏妻忽也。忽辭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既而救齊。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又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若忽之辭昏。皆不可謂不美也。而國人刺之者何哉。曰。夫道有經。權時有常。變故君子惡夫小信破義。曲廉而害道者。忽可謂不度德。不量力矣。蓋與息侯之滅宋。襄之敗均耳。故詩不顯其事。特以其情曰。縱爾忽之不好色也。則彼美孟姜者。洵美且都。德音不忘。不但顏如舜華。佩玉瓊琚者而已也。如之何辭之。至于見逐于祭仲。遂無大國之助乎。不亦恐邪。故毛公亦以刺不見親迎。齊女同車也。然則此亦未必爲鍛鍊羅織。鄭忽之罪。若以爲淫奔之辭。又何珮玉瓊琚。德音不忘之有邪。厥後鄭豐施使子旗賦此詩以餞韓宣子。宣子曰。鄭其庶乎。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昵燕好也。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以是知刺忽之不昏于齊也。益信矣。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也。何也？曰：山則有扶蘇、橋松，濕則有荷華、游龍，然矣。彼忽者，不用子都子充之賢，而用狂且小人，何也？何美之有乎？毛公曰：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扶蘇、荷華，喻高下大小各得宜也。

籥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何也？曰：木落則風吹，君倡則臣和，其常也。今鄭忽爲其臣祭仲所逐，是其忘也。不倡而和，曾風擇之不若也。厥後，印癸子柳賦此以餞韓宣子，宣子亦曰：鄭其庶乎，則又取晉倡而鄭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何也？曰：其賢者親愛之意乎？言狡童何其無知之甚也。使當時與我言，與我食，豈至見逐于祭仲，出奔於衛哉？惟此之故，使我不能餐息，其誰之由也？故毛公謂權臣擅命，祭仲專國也。鄭康成言賢者憾其不與我言也。朱子以是序爲昭公無辜被謗，夫爲人君不能守其社稷，其罪重矣。又何謗乎？且紂天子而未亡也，當時之人，皆謂之獨夫受，而況於忽乎？

褻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何也？曰：突忽之際，鄭人之苦甚矣。言子惠思我，則當褻裳涉溱，洧以正我也。不然，豈無他士哉？又言所以致有今日者，皆突忽狂童之故也。故毛公亦曰：狂童恣行者，突忽爭國，吏出更入也。厥後，鄭子太叔賦此以餞韓宣子。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游吉拜焉。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也。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自是之後，晉能庇鄭二十餘年，不受楚師，其視齊不救忽之時則異矣。

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唱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故婦人言彼丈夫者。雖其資質丰昌。俟我巷堂之地。而我適有他心。不送既已悔之矣。然我衣裳皆錦。而又褻襲之。不羨爾之丰昌也。其親駕子與歸。無徒俟之巷堂乎。然則以爲刺亂者何。曰。如其有政。豈至是乎。

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何也。曰。言相奔於阪上之茹蘆。栗間之家室。時之無政甚矣。鄭玄曰。女奔男之辭。

風雨思君子也。世亂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何也。曰。言世之亂也。若風雨淒淒。肅肅。如晦也。而君子者。則如鷄鳴之喈喈。膠膠。而不已焉。今也安得見此人乎。故鄭氏曰。喻君子居亂世而不變節也。厥後鄭駟。偃子游賦。此餞韓宣子。宣子曰。鄭其庶乎。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是可觀風雨矣。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何也。曰。言青青子衿。我思之悠悠者。望以成材爲用也。縱我不往。教然亦不寄音以求學。而挑達于城闕。使我一日不見。如三月乎。毛萇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不嗣音不來。以思其忘己也。鄭康成曰。國亂人廢學業。但知登高。見於城闕。以俟望爲樂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也。何也。曰。言揚之水不流東楚。東薪而忽之見逐。則無忠良兄弟以相助。是以逐於祭仲而弑於高渠彌也。故鄭氏曰。揚之水不流東楚。喻忽之政教亂。促不行於臣下也。終鮮兄弟。言與突爭國也。惟子與女者。作此詩者。同姓之臣耳。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玼曰。何也。鄭自莊公之後。昭公忽

逐於祭仲既復而高渠彌弑之。厲公突因祭仲之殺其堵雍糾也。亦奔蔡。于是子亶繼昭公而立子儀。厲公突自櫟侵鄆。又使傅瑕殺子儀焉。當是時也。國勢搶攘。男女相棄。其出於東門闈闈之間者。雖見如雲如荼之女。不以爲思。而猶憶縞衣綦巾之樂。蓋深痛室家之棄也。亂可知矣。故毛萇釋公子五爭曰。突再也。忽及子亶子儀各一也。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何也。曰。野有蔓草。且零露漙漙。今乃使我喪其室家。特適願於邂逅之人也。夫喪其室家。而邂逅清揚之人。以爲樂。斯其淫亂甚矣。鄭享趙孟。而子太叔賦此。趙孟以爲吾子之惠。鄭餞韓起。而罕籥又賦此。宣子以爲孺子善哉。吾有望矣。蓋皆指恩澤如零露。而又借以爲相好也。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何也。曰。鄭聲之淫。皆此類矣。毛公曰。救猶止也。

齊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商經曰。何也。曰。其志正矣。言古之賢妃。因雞鳴東方之白。又倣以爲因蒼蠅蟲飛之聲。欲其君之早朝也。今哀公荒淫怠慢。而其夫人會古賢妃之不如。欲其內助成治。不亦難乎。毛公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夫從獵。則以爲儂。爲好。爲賊。則哀公之僻行。人人深矣。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何也。曰。夫男不親迎。而俟於著庭及堂之間。不以為非也。尙羨其充耳之美。斯女也。幾乎見金夫。不有躬矣。其時可知也。

東方之曰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夫男女淫奔而在室履。即以爲刺衰。何也。曰。曾子不云乎。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故程子曰。日月與君臣不明也。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夫自公召令。而使其臣顛倒衣裳。以為挈壺氏之罪。何也。曰。使之失其職者。誰邪。君上之失政固可知。而挈壺氏不執藝以諫。能免於罪乎。夫至於挈壺氏亦失其職。其時可知矣。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而去之。何也。曰。言襄公行如雄狐。曾兩履雙綏之不若也。然其曰。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者。何哉。曰。襄公之惡。亦魯桓縱妻之故耳。蓋怨襄公之廣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何也。曰。若能遵禮。以去甫田之莠。修德以交四隣之國。則如婉孌之卵。未幾而弃也。不然。其如甫田遠人。何。祇見其惟莠驕桀。勞心怵懼爾。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何也。曰。言古之載盧以田者。其人容貌既美。而又盡其仁心。如王用三驅也。百姓欣而奉之。今之田者。能若是乎。

敵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釐曰：何謂也？曰：言魯桓從其私情，如雲如雨如水，使之通于襄公，其魴鱓之在敵笱也。然豈獨我齊君之惡，或怨之廣也。或以爲桓當作莊，如何？曰：敵笱之喻，當夫婦耳，非所施于母子也。且桓公不聽申繻之諫，與文姜如齊，以至殺身。莊公之罪薄乎云爾。君子所以責造端者也。

載驅，國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何也？曰：此豈惟齊襄之惡哉。魯之桓公，眞惡魁耳。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以爲齊侯之子焉。然實我之甥也。何也？曰：刺及魯莊，齊襄之惡，不假言矣。

魏

葛屨，刺褊也。魏地狹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輿曰：夫禮奢甯儉，而況于好人提提，宛然左辟者乎？以爲無德，何也？曰：心在乎節用，以愛民，何用不臧。心在乎利，雖葛屨履霜，女手以縫裳，亦不足貴也。其能免于大國之侵削乎？故魏譜曰：魏與秦晉隣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鄭氏曰：葛屨履霜，利其賤也。女子縫裳，利其事也。朱子曰：女者，婦人未見廟之稱。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夫儉以能勤，爲不得禮者何？曰：言于汾水沮洳，而采其莫桑，與蠶之美，彼其之子，而貌之美，信無度矣。不能修禮以治其國家，與公路、公行、公族不同耳。貌美而行

不足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善，不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者，何？曰：如其思之，則知所以用其民者，蓋在德教，而不在區區之小儉矣。必不以我憂爲非也。故毛公曰：園有桃，其實之殺，與國有禮教，民得其力。

陟帖，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者，何？曰：言父母與兄念我行役而不能歸，足見役夫與死爲隣矣。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者，何？曰：古者一夫百畝，今以十畝之間，而男女往來無別，閔泄泄於此，此見削小之甚矣。毛公曰：閔，閔，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泄泄，多人之貌。朱子謂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圃，此亦斷章之意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者，何？曰：言有人用力伐檀，以爲車而行陸，今乃寘之河干而不用，彼君子既不用，豈復貪寵祿哉？蓋其志不耕則不欲得禾，不獵則不欲得獸，誓不素食也。彼無功而貪鄙受祿，使君子在野者，何邪？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斂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夫碩鼠，猶晉卦九四言有司也，而以爲比君者，何？曰：國小而貪，又豈容有司乎？且其詩曰：逝將去女，以適樂土，樂國樂郊，其爲刺君也，審矣。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遠思深，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爾曰：何以知其儉不中禮乎？曰：至於歲莫而猶不樂，則生人之美滅矣。是可以爲樂也。然但當職思其居，其外，其憂如良士之懼懼、蹶蹶、休休，亦何不可，然而不樂，何也？居謂所履之位，故言懼懼，外謂所居之外，故言蹶蹶。憂卽居外之事，故曰休休。所謂憂深思遠也。昔鄭享趙武，而印段子石賦此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則儉非中禮，亦持家之本歟。唐譜曰：唐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之曾孫僖侯，吝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焉。又曰：外如耕也，餒在其中之意耳。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治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何也？曰：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舍治國之正道，惟務積衣裳車馬鐘鼓，而又弗用焉，其能免他人之侵侮乎？噫！此鉅橋之粟，爲周所有，洛口之倉，爲唐所獲。毛公曰：國君有財貨而不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漸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何也？曰：國人以揚之水比昭公，以白石比桓叔，且欲以素衣朱襮從沃之爲樂，則昭公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從可知矣。信乎！雖有衣裳車馬鐘鼓，爲他人有也，故一章之樂，二章之何憂，皆爲三章之意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將有晉國者何？曰：無朋，無比也。言沃無比，見無昭公也。且篤，見厚施也。陸佃曰：沃以支子受邑，其後遂將盛大子孫，則猶之椒也。又曰：椒氣下達，故以譬沃也。

綱繆、刺國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夫朱子說詩序，謂綱繆乃婚姻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爲刺晉國之亂。至集註，乃國亂民窮，男女有失其時而後遂婚姻之禮者，則又取序矣。如是者不一篇，何也？曰：說序之時，其或蚤年乎。

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耳。其曰：豈無他人，嗟行之人者何？曰：鄭氏曰：指異姓之臣而言也。夫言異姓，視同父則又廣矣。怨之深也。此豈惟見昭公之孤，亦以見桓叔之不忠。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何也？曰：可以見民俗之厚矣。言服此羔裘豹祛之人，自我人而居居究究焉。若是我國人，可以適他人矣。但猶念子故舊之人，則未可耳。不厚也，而能然乎？居居、聚斂之重也。究究、剋剋之甚也。毛公曰：羔裘豹祛，本末不同，喻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

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久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何也？曰：於是晉亂甚矣。初，昭侯仇封弟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好德，晉人附焉。於是晉潘父弑昭侯，迎桓叔，不克入，晉人立昭侯子孝侯。平，誅

潘父桓叔卒。子莊伯鱣代。乃弑孝侯。晉人復立孝侯子鄂侯郤。居于翼。莊伯以邢人代翼。鄂侯奔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哀侯光于翼。九族五正送翼。鄂侯復歸鄂。莊伯之子武公復伐翼。獲哀侯及其子小子侯。殺之。遂滅翼。當是時。其民真如搗羽之集。樹棘苞桑也。豈能藝黍稷稻粱以食其父母乎。安得不呼蒼天而訴哉。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也。何曰。於是乎見禮雖叛人所不敢廢也。故言雖有七章六章之車服。不如天子所命者之爲安且吉也。夫武公弑君。乃以賂請命。周王取賂而命賊臣。綱常滅矣。而大夫猶美焉。其時可知矣。然則美之者。刺之乎。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者以自輔焉。繼祖曰。何也。曰。言武公寡特如杖杜。則君子不至矣。然我好君子。出於中心。而欲飲食之。猶不可得。亦徒然耳。

葛生。刺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夫婦焉。何也。曰。言葛尙蒙楚。欵尙蔓野。丈夫久從征役。使我獨處。如夏日冬夜。無期之得見也。其百歲之後。會之於墓乎。然亦可見民俗之猶厚矣。

采芩刺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何也。曰。士蔣譖。而桓莊之族滅。驪姬讒。而申生烹。重耳夷吾。竄人之爲言。豈可以爲然邪。毛萇曰。采芩細事。喻小行也。首陽幽僻。喻無徵也。故是詩爲比。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文隆曰。何也。曰。丈夫而如是。亦已僭矣。故曰。美之者。

刺之也。並坐猶同坐也。

駟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何也。曰。幽王被害于犬戎。襄公將兵救周。後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爲諸侯。遂得岐豐之地。則夫田狩園囿之樂。其在斯乎。然初有國而卽耽樂于此。則其貽厥孫謀者可知矣。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夫詩言車馬及矛盾弓矢之盛也。序言車而不及馬。言甲而不及矛盾弓矢者。何。曰。其以車甲統之乎。秦襄公之祖秦仲。爲西戎所殺。則西戎者。秦不共戴天之讐也。朱子謂從役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者也。序曰。國人又曰婦人者。何。曰。明國人之爲婦人也。有序乎。曰。一章多言車。二章多言馬。三章言于盾弓矢。然一章之心曲。二章之何期。皆爲三章之良人德音也。若言溫其如玉。又不消兵。能免患之意也。

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則無以固其國焉。劉銑曰。何也。曰。言周之典禮。皆至中之道。人情之所欲。猶在水中央者。今乃不能順其情而爲之。乃遡洄以求之。可謂子之迂也。其能爲國乎。故程子曰。葭待霜而後成。猶民待禮而後治。故以興也。毛公亦曰。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法。國人未服焉。或曰。伊人者。知周禮之賢人也。欲其君求賢也。亦通。又曰。遡洄。逆道而行。故遠遡游。順道而行。故近。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而勸戒之也。夫旣美而勸戒之者，何？曰：言初受服命，允然人君矣，不勉焉，其能保其美於後乎？故曰勸勉之也。鄭氏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喻人君有盛德，乃宜受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故曰勸戒之也。下四句，則美矣。雖則云然，亦且折矣。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也。夫穆公從死者百七十七人，而獨哀三良者，何？曰：言子車氏之奄息、仲行、鍼虎，三人皆百人之傑也，尤爲可惜耳。夫陳莊子魏顆不從親之亂命，而君子以爲知禮，則康公者亦可罪也。故毛公曰：黃鳥來，且得其所，喻人之受命終其所也。朱子曰：說者徒哀三良之不幸，嘆秦之衰，至於王政之不綱，諸侯殺人不忌，則莫知其非也。俗之弊也久矣。蓋秦自武公卒，已以六十

六人而從死，厥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尙何怪乎？

晨風，刺康公也。亡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穀曰：何也？曰：毛公曰：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由其未見而思望之，心欽欽而靡樂也。今考於蹇叔、由余、百里奚者，皆是也。然則康公者，如之何而忘我賢者之實多乎？曾穆公時之不若也。鄭康成曰：樸駁棗櫨之在山，喻賢者爲國家之宜有也。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何也？曰：毛公曰：上與百姓同其欲，則百姓樂致其死。鄭氏曰：此責康公之言也。言君豈嘗曰：惟女無衣，惟我與女同袍，若周王欲興兵，則必使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何邪？故程子亦曰：君當與民同欲也。同衣，則雖寒不怨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返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

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穀曰。何也。

送舅氏。曰。至渭陽。贈以車馬玉佩。今則不可得見。悠悠我思。安得見之乎。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夫賢者豈以夏屋四筵爲念哉。言君之誠不足。欲以效用則不能也。

陳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琬曰。何謂也。曰。言冬夏值鸞羽於宛丘。無人君之儀也。以爲幽公者。何。曰。其在申。相孝慎之役。釐武平文桓公之先乎。毛公曰。子者。大夫也。言幽公化之也。亦通。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於市井耳。世輔曰。何也。曰。男女舍麻不績。婆婆宛丘之市。反以爲苴。椒廉恥滅矣。其所從來遠也。唐孔氏曰。子仲之子。男棄其業也。不績其麻。女棄其業也。

衡門。誇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也。洙曰。何也。曰。衡門尙可以棲遲。泌水尙可以樂飢。豈以國君而不可爲善乎。又言食魚豈必魴鯉。娶妻豈必姜子。苟任忠厚賢臣。不必聖人也。故孟子曰。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朱子謂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亦通。但意料耳。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穀曰。何也。曰。言東門之池。則可以漚麻與紵管矣。彼美淑姬者。端莊靜一。足以爲內助。則君可與晤歌語言矣。今乃不然。而淫昏於邪僻之人者何也。

東門之揚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不至者也。何也？曰：言東門之揚，其葉牂牁肺肺矣。親迎以昏爲期，如之何？明星煌煌，暫而猶有未至也。其政之亂可見矣。毛公謂違秋冬之時，鄭氏謂違仲春之時，然皆通。

慕門、刺陳陀也。陳陀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編曰：何也？曰：言慕門有荆棘，則以資斧析之矣。人有邪惡，則良帥訓之矣。故陀既弑，太子免而自立，又淫獵於蔡國，爲國人所惡，豈一日之積哉？蓋自昔幼小，無良師傅爾也。其曰有梅何也？曰：程子曰：梅雖美木，而生於慕門荆棘之中，則惡鳥萃之矣。雖有良心，與不善人處，則惡歸之矣。夫之不良，歎以訊之，訊予不顧，必待顛沛，當思我言也。毛公曰：夫也之夫，指傅相也。

防有鵲巢，髮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隆曰：何也？曰：程子曰：防有鵲巢，中唐有甓，興人心昏蔽，汚下，則來謬言也。邛有旨苕，旨鵲，人心高明乎夷，則來善言也。夫宣公者，聽嬖姬之讒，欲立少子款而殺太子御寇，使賢如公子完及顓孫者，皆出奔於齊，是誰譁張予美，而使我心之憂切切惕惕邪？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蓋言月出皎皓而照矣。在位者惟欲見此皎人之僚，擗燎明，以舒窈糾，憂受天紹之懷也。鄭氏曰：月與婦人有美色者也。

株林，刺靈公也。淫於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夫靈公與孔甯儀行父淫於夏姬，衷其粗服以戲於朝，洩治所諫死者也。而詩以夏南爲云者，何？曰：言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又爭以微舒爲似，於是微舒弑。

靈公矣。株林而言夏南，著靈公殺身之由，且以罪夏南之不能防其母也。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悅，變思感傷焉。故毛公曰：感傷至涕泗滂沱，傷如之何者，傷無禮也。言有美一人，而不以禮自防，乃如蒲荷之相悅，使我變思時世之亂，如之何不至於涕泗滂沱也。

###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也。繼祖曰：何以知去其君乎？曰：其以豈不爾思乎？毛公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而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鄭氏曰：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黃衣狐裘，今以朝服而燕祭服而朝，是好潔其衣服也。檜，譜曰：周夷厲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然檜無世家，故其風不詳。素冠，刺不能三年也。輔曰：何也？曰：言棘人之素服者不可得見，徒使勞心博博，傷悲蘊結而已。聊與子如一者，毛公曰：愛其人，欲同其行也。

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何也？曰：言安得如萋楚之無知，無家，無室，專於尚德者，以事之乎？甚言其君之淫恣害人，曾萋楚之不若也。鄭氏曰：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也，則枝猗靡而柔順，不安，諱蔓草，喻人小而端慝，及其長而無情欲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劉銑曰：何也？曰：匪風之發飄，興上政之亂也。匪車之偈



嚮興民俗之僻也。於是思周王之道，而中心爲之怛弔焉。且曰：誰能烹魚，我將漑之釜鬻。誰能從西周之道，我將懷之好音也。程子曰：匪風不和之風，匪車無法之車也。鄭康成曰：好音，謂周之舊政令也。亦通。

曹

蜚蜮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商經曰：何也？曰：言曹君衣裳楚楚，而不修國政，如蜚蜮朝生暮死，胡能久矣。憂其安所歸處也，可謂怨矣。

候人刺近小人也。其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夫朱子駁序以爲非共公也。及集註，則又曰：晉文公如曹，數其不用億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與者何？曰：朱子晚年又多以序爲是也。程子曰：候人者，言其甚者耳。三百，言其多也。鄭氏曰：鵜梁蒼蔚，皆喻小人之在朝也。

鳴鳩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蓋言古之君子，儀一心結，足以正是國人，如鳴鳩之在桑，今則不然矣。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祖學曰：何也？曰：因寒泉之害，稂蕭思西周之明王也。因黍苗之膏陰雨，思邠伯之賢伯也。然則共公之不爲賢伯，其亦無明王使之乎？而不言焉。此詩之厚也。曰：匪風，下泉，何以居變風之終？曰：程子曰：亂極則當思治耳。故繼之以豳。夫豳也多周公告成王及周大夫之作也。又不在于東遷之後，何以不係之變雅？曰：皆爲周公也。周公則諸侯，且東

居耳然則變之可正之謂何曰程元問于文中子曰鹵風之爲變風何也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能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者何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鹵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惟周公乎係之鹵遠矣哉

鹵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琬曰以爲周公遭變則居東而作也其說然與曰若非遭變而作則係諸正雅矣其意言王業之難自后稷以來躬行農桑而入民心故民愛之如父母有衣以衣公有枌以食公有役以趨公有朋酒羔羊以壽公民雖終歲勤動采荼薪樗不以爲怨而以爲樂乃致有今日耳豈可信讒而壞之乎是七月之旨也然金滕獨言鷓鴣者舉其顯者耳故毛萇亦曰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避居東都也八章亦有序乎曰一年之辭也一章蓋正月二月之事也二章三章蓋三月四月之事也四章蓋四月五月之事也五章蓋五月六月之事也六章七月八月之事也七章蓋九月十月之事也八章蓋十一月十二月之事也是周室勤苦之志也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爲詩以貶王名之曰鷓鴣焉衢曰何也曰忠而勤變而深其惟鷓鴣乎故一章冀其室之不喪也二章言其作室之故也三章言其作室之功也四章言其戀室之情也嗚呼此可以見其東征救亂之心矣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閱其勞，所以悅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穀曰：何也？曰：此周公避居東都，既歸而作也。毛公曰：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考于書，伐武庚未必三年。朱子曰：此周公之辭，非大夫之作。然則大夫美之四字，其衍文乎？程子曰：勿士行枚，枚，歷也，言當歸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何也？曰：言四國之亂，適以破我斧，缺我戕，錡錄耳。且周公東征，凡以四國爲惡而皇之，叱之，適之也。然斯人也，心之勤勞，可謂大且嘉休矣。惜乎王不知也。故程子謂是詩哀周公忠勤之美，以刺朝廷之不知也。夫詩先四國而后言朝廷，猶爲溫厚乎。爾皇，急也。叱，動也。適，追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遠曰：何也？曰：言有斧而後器用成，有媒而後室家全，猶周公禮樂之聖，而後天下治也。且伐柯者，其則不遠，治天下，即周公之道足矣。故我邁之子，籩豆有踐，禮樂之不興者，未之有也。胡爲乎使周公東居而不歸乎？故毛公曰：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故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也。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姜瀾曰：何也？曰：言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美魚。我邁之子，則宜袞衣繡裳以迎之也。故溟鴻高飛，本以戾天，而反遵濟，遵陸，公之聖賢，本在朝廷，而乃無所于歸，於汝

信宿安處乎。且朝廷之有袞衣者。以爲聖賢之服也。不以袞衣之周公而歸焉。其心如之何而不悲乎。公歸無所。猶曰無所歸。公歸不復。猶曰不復歸。故毛公以爲伐柯刺羣臣。九罭刺王也。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聖也。潤曰。何也。曰。言狼跋其胡。則窺其尾。以其多欲也。若周公者。至公無私。進退以道。雖遭流言危疑之際。而居東以孫傾膚。若曰。我之不德。有以致之也。然而赤舄自几几。德音自不瑕。非狼跋之可比也。非其具仁義忠聖。孰能及之哉。

# 毛詩說序卷之三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洙曰：忠臣嘉賓，豈爲幣帛之厚，琴瑟之樂邪？曰：人主願治之誠，求教之篤，自茲將之耳。故孟子曰：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夫禮有養老乞言，鹿鳴之詩，其乞言乎？周行云何曰：統馭臣民之大道也。德音云何曰：其威儀動靜之間乎？何以曰音？曰：苟求之嘉賓，威儀動靜之間，則渾身皆言矣。興以鹿鳴者何？曰：程子曰：食草相呼也。實以幣帛者何？曰：毛萇曰：食之有幣，酬幣也。享之有幣，侑幣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悅矣。琬曰：詩不見有功也。曰：以王事之靡盬也。心傷悲而身不遑啓處。且於父母不暇以將，抑何爲邪？其功可知矣。然非上知其心，鮮不倦於行而作北山也。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況於臣乎？此先王緣人情而治也。毛鄭私恩公義之說如何？曰：此可以並行不悖之義求之。蓋君子以忠爲孝也。傷悲之意，其在斯乎？雖且集而已爲父母也。

皇皇者華，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何言乎禮樂？曰：其當遣之之時乎？毛公言人臣出使，能延君之美譽於四方，不辱君命，猶皇華也。諛謀度詢，皆靡及之意乎？曰：然。奚其異？曰：叔孫豹曰：咨事爲諛，咨難爲謀，咨禮爲度，咨親爲詢。何以曰此詩廢則忠信缺乎？曰：諛謀度詢，非忠信者不能也。此詩

與四牡何以後鹿鳴乎。曰：鹿鳴坐而論道之臣也。四牡、皇華起而作事之臣也。內外之序也。皇皇有不  
及之意。濡絲沃均有事難禮親之意。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弘學曰：周公誅管蔡。又何以爲此詩乎。曰：常棣之詩。家人之  
情也。管蔡之誅。有國者之法也。蓋管蔡黨於武庚。謀危社稷。曾是常棣之不若也。故一章舉言之也。二  
章至四章以變言。六章至八章以常言。五章則承上起下而言也。興以常棣者何。曰：其以羣芳外見之  
盛。上下相成之切。如兄弟之並立乎。以爲燕兄弟之樂歌者何。曰：自召穆公思周德不類。糾合諸侯於  
成周。而作此詩序以爲然矣。毛萇以爲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以親之。  
恐非其然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矣。以諸父諸舅兄弟爲友者何。曰：此古者師友重德之義。而忘尊卑親疏之勢。惟以齒德序。尊長比如  
舅父。而其儕輩如兄弟也。二章、三章專言飲食之盛。何。曰：誠敬也。夫鳥鳴遷喬。旣以興勝己之友矣。期  
其德可以格神明而獲和平。如之何而不盡誠敬乎。友聲云何。曰：入于幽谷者。非己之友聲矣。和平云  
何。曰：和以情言。無乖爭也。平以性言。無阿比也。終常也。非神之和平乎。曰：非也。天下豈有不和平之  
神哉。於父舅言狩。牡、八簋、灑掃。於兄弟言清。酌、鼓、舞。云何。曰：此雖互言。然亦隨尊卑立文。有嚴恭也。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衢曰：獲福之言。不亦繁雜乎。曰：一章言多。二

章言長。三章言多。則如山阜岡陵。長則如川之方至也。四章言先祖錫福也。言天之保定有驗于先祖錫福也。蓋萬壽無疆。斯能享多且長之福耳。五章、六章則言福之實也。故日月言照民之不已。南山言安民之不已。松柏言庇民之不已也。然非君先能以德及民。則固無以格天與祖。獲其壽而享其福也。是德者壽之本。壽者諸福之源也。於此可見民爲神天之本。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勸歸也。何言乎以天子之命。曰。夫采薇忠而貞。文而武。其文王以服事殷之實乎。故一章至三章言其勞。王事不顧身家也。四章示以勝敵。五章示以有備。皆勸以義也。六章言歸途之苦耳。此先王之所以達人情也。

出車勞還率也。亦以天子之命勞之耳。曰。一章言出師之故。二章言憂懼。三章言威武。不懼則事不成。不武則敵不攝。故四章言自朔方伐玁狁也。五章言自玁狁伐西戎也。則固晚秋十月之後矣。六章言歸。蓋來年之春也。毛公云。遣師及戍役同。歌曰。欲其同心也。返而勞之則異者。殊尊卑也。

杕杜勞還役也。柰何曰。私不先乎忠。情不掩乎孝。是杕杜也。蓋皆卽家人之情言之耳。一章、二章以時物之變而望之也。三章言車馬之敝。以其事則可矣。四章言卜筮之吉。以其數則可矣。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繼祖曰。何言乎告於神明。曰。神明且可告。而況於賓客朋友乎。此可以見治人而後

可以事神也。曰燕禮及鄉飲酒，皆言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又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則魚麗當在華黍之後，由庚之前也。序于杖杜之後，南陔之前者，何曰鄉飲之禮，但取通用之樂，非有次第也。不然，則出車、杖杜、南陔之前，奚不歌乎？何以知爲文武時之詩乎？曰儀禮，周公所作，而因賦是詩焉耳。故小大譜曰：小雅大雅，居豐鎬時詩也。旨多有奚異乎？曰旨，卽嘉也。其麴蘖之精，鹽梅之均，珍羞之善者乎？多對少之辭，有則無不備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忘其辭，既忘其辭，何以有其義乎？鄭玄曰：此三篇者，武王之時，周公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詩，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具存而詩亡。然此三篇及由庚、崇丘、由儀，而儀禮或曰笙，或曰樂，或曰奏，而不曰歌，則此六詩者，古但有其調，亦不可知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編曰：非燕饗通用之樂乎？曰亦是意也。罩罩興樂，油油興衍者，何曰罩之于外，油之于底，其樂衍之有深淺乎？嘉魚興嘉賓者，何曰其以清潔極族類之美，膏澤得滋味之真者乎？又以樛木與騅興之者，何曰樛木言嘉賓能禮臣愛民也，騅言高行卓立，出風塵以翺翔霄漢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穀曰：此其興何也？曰臺菜多根，以興基。桑楊遠觀，



以興光。杞李庇人養人。以興父母。考柎高密。以興茂。枸棘長久。以興後。其實能爲民之父母。則足以爲邦家之基光。可法今而傳後也。魯襄公賦此。答季孫宿。宿其能堪此乎。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三詩皆言萬物者何。曰。內外既治。賢材既樂。萬物之阜遂。可由知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曰。天子燕諸侯。以示慈惠者。非歟。曰。亦是意也。但曰。以示慈惠。則近伯矣。譽處云何。曰。以天子而與如是賢諸侯。以燕。則非狎私昵而寵嬖倖。豈不有譽處哉。不爽之德云何。曰。卽宜兄弟之義也。蓋雖儻革和鸞之間。亦發見也。潛似處。瀼泥。澆皆各似其下也。

淇露。天子燕諸侯也。姜瀾。曰。同姓異姓皆在乎。曰。然。故一章言必醉也。二章言其所也。三章。四章。言雖醉不亂也。故毛公曰。宗子有事。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泄宗也。杞棘。桐椅。奚興乎。曰。杞棘。堅心。與令德之在內。桐椅。美標。而其實離離。與令儀之在外也。故魯侯賦此。以宴衛甯俞。俞不辭。亦不容。以爲肄業及之云云者。是其智足以知自處也。

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也。洙曰。有序乎。曰。藏而載。載而饗。藏之益密矣。既而喜。喜而好。交之斯真矣。享而右。右而醕。予之斯禮矣。衛甯。武子。晉范。宣子。皆嘗聘于魯。魯侯賦此。以享武子。武子不答。季孫子賦此。以美宣子。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衛。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勺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者何。曰。武子不忘其上。宣子不辱其先。皆可與言彤弓矣。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編曰：燕享之詩，非歎曰：此或其用之耳。故毛公曰：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于官之也。其興云何？曰：阿中言育我者盛，故興有儀之在外，沚中言育我者深，故興我心之在內。陵中道之及我者多矣，如錫百朋也。楊舟、材之濟險者美矣，故我心則休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物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繼祖曰：何以有是說也？曰：此其在厲王之時乎。故宣王中興，則六月而征伐，如是其亟也。故一章、二章、言六月出師之故也。三章言行師之本在嚴敬。四章言行師之法有節制也。五章言吉甫兼文武之材。六章言吉甫備孝友之德也。宣王用如是之人，中興而復小雅之舊，宜矣。

采芣，宣王南征者何？曰：一章言方叔軍容之盛也。二章言方叔德容之雅也。三章言當戰之節制。四章言未戰之先聲也。蓋非壯猷以處己，則不能用人以有節制也。采芣飛隼之興何如？曰：地力壯盛，可植美

菜。猶兵甲強而能成功也。急疾之鳥。戾天而又知止。猶兵雖強而用之有節也。服其命服云何。曰。命服既定于平日。則戎服亦可因數以制之也。曹氏解命服爲吳起不帶劍。杜預不跨馬。孔明不戎服。及羊祜之輕裘。亦通。鉦人伐鼓者云何。曰。用鉦以戒貪殺。似仁。用鼓以警衰惰。似義。兵以金退。而曰振旅闔闐者何。曰。闔闐。歇鼓聲也。泄止。率止云何。曰。泄止。自上統下言也。率則倡而行也。

軍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劉銑曰。此詩後六月。采芑者何。曰。惟有車攻。吉日之詩。斯有南征北伐之功也。君子大成云何。曰。君子以德言。猶所謂恭肅節制。儀刑百辟。而不從一己之欲。足以合人心於旣散也。大成以業言。猶所謂振武纘戎。戡定四方。而不爲一日之計。足以復境土于旣廢也。

吉日。美宣王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也。衢曰。慎微之謂何。曰。以其將田而卜日。祭伯以差馬乎。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者。其三章四章之意。歟。大阜。漆沮。則言田所也。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輯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也。輔曰。雖則劬勞云何。曰。自流離而言也。魯文公平晉鄭鄭伯。宴魯公子。棗鄭公子。歸生賦鴻鴈。季孫行父曰。寡君未免於此者何。曰。魯鄭之弱。比于流民矣。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夫旣美矣。又奚箴。曰。毛公曰。美其能勤于政。箴其不正。籬人之官。而問夜早晚也。程子曰。旣云夜未央。又云未艾。向晨。不惟見無常節。且知其將急也。夫是詩也。其當姜氏脫珥之時。

乎。

沔水。規宣王也。者何。曰。邦人諸友。言諸侯兄弟。言同姓臣也。我友敬矣。卽是人也。讒言其興。其言興於讒者。不能自免乎。

鶴鳴。誨宣王也。章詔曰。二章之言相類。而意豈無別乎。曰。于野。以四方言也。于天。以上下言也。在淵。在渚。言事雖散於廣遠。而道則不下帶而存。不可以爲遠而忘之也。在渚。在淵。言事雖在於目前。而理則至深。邃莫測。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維攴。以榮悴言。猶利害安危之謂也。則思亂防危之意。其可怠乎。維穀。以美惡言。猶賢佞是非之謂也。則防奸遠佞之意。其可少乎。前章爲錯。猶渾淪以利器言之。後章乃言攻玉。夫人之德成如玉焉。則聲聞于天。與野者。下可以悅百姓。上可以得天心矣。

祈父。刺宣王也。朱傳以爲未必爲宣王之詩者。何。曰。朱子嘗言。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甫侯。韓侯。或爲將相。或爲諸侯。如方叔。召虎。或伐玁狁。或征蠻荆。或不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如虢文公之徒。諫旣不行。則小人乘間用事。故祈父之詩。司馬非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不留。故次以白駒。由是考之。東萊呂氏引太子晉諫靈之詞。則爲刺宣王審矣。蓋言責司馬。則王可知矣。止居底止云何。曰。靡止居。言不得安也。無底止。言無時已也。是以有母尸饗耳。夫軍士以爪牙自言。以不聽明言祈父。則腹心不甯可知矣。故曰。刺宣王也。齊圍魯郕。叔孫賦此于晉。以乞師。苟假卽欲同恤社稷。而不使轉之于恤者。蓋猶以祈父爲戒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劉銑曰：詩亦有序乎？曰：一章欲求一朝以逍遙，二章又欲求一夕以爲嘉賓，增重我也。三章欲爲公侯以用之也。四章言賢者方東生，駕往空谷，以自秣其馬，其人如玉高潔，視公侯如糞土耳。言語且不可得聞，而況可使以公侯挽之，以留朝夕耶？然則宣王不用其言，又可知矣。程子以爲爾公爾侯，勉在位者公卿亦通。

黃鳥刺宣王也。輔曰：比者何？曰：通言黃鳥也。然邦族者疏也，諸父、諸兄，則漸親矣。夫使民適異國，而又思故鄉，其何所託身乎？

我行其野，刺宣王者何？曰：蓋又甚於黃鳥矣。言雖婚姻之戚，亦以利爲重，而改舊背親焉。此邦之路人，又何足言哉？

斯干，宣王考室也。廷璣曰：傳以爲未必宣王者何？曰：舊說厲王流於虢，宮室圯壞，宣王更作者，其亦有所見乎？然于斯干可以觀孝弟也。故一章言室美，當與兄弟相處也。二章言嗣續妣祖，以居處笑語也。夫兄弟翁父母順，斯可以攸芋、攸躋、攸甯矣。攸芋，舉言之也。攸躋，言堂也。攸甯，言室也。六章以至九章，則言其後嗣耳。然其本在于孝弟，此斯干之意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琬曰：何題曰無羊？曰：無羊者，言有羊也。有羊則有牛矣。故一章言牛羊之盛也。二章言其牧也。言牧人負餼以飼牛羊，使牛羊眠食以時也。三章言畜牧相習，故牧有芻蕘雉兔之餘力也。四章言牧事之祥也。何以豐年人衆之祥歸之牧人？曰：宣王不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牧人欲爲魚旒之

夢。牛羊欲遂寢訛之樂。不可得矣。故于無羊知宣王太平之盛也。故卽無羊之事。可以見豐年室家溱溱矣。衆魚旒旛者何。曰此夢之變也。因小而知大也。衆則爲魚。旒則爲旛也。以考室考牧。後黃鳥者何。其亦惜宣王有此室家基業。而自怠政棄賢。將啓節南山之緒乎。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求車於桓公之世。而序云然者何。曰此詩言尹氏已爲太師。年當老矣。而春秋于桓公之世。又書尹氏卒。以是知古者詳氏不詳名字也。且如家父作詩在幽王之末年。平王之初。距求車之時。亦不過十數年耳。故一章言尹氏失民所瞻。人不敢言也。二章言尹氏不平。我雖不敢言。民言已不嘉矣。三章言任大責重。不宜久行不平之政。以空我師也。四章言所以不平者。委政姻亞也。五章言由是天降鞠謫也。尹氏而如居以躬親政事。如夷以不用姻亞。庶幾其可以闕民之亂。而達其惡怒乎。望之也。六章言其式月斯生。卒勞百姓也。是以七章使我雖有項領四牡。無所聘也。八章言情之不常。九章言其性之已定。蓋不平之本也。十章則又言其大本焉。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弘學曰。不亦已怨乎。曰隱而切。直而不但。明于天人之際。其正月乎。故一章至四章。言訛言可憂。大致喪亂。雖天亦可勝也。五章至七章。言訛言有據。以興禍亂。如天有心以敵我也。八章至十章。言致亂之由。內用褒姒。而外棄賢輔也。十一章言若是其亂亡。亦如魚之在沼。無所逃也。彼訛言小人。方旨酒嘉穀。有屋有穀。以自樂者何也。故十二三章。又云爾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士華曰。何以知爲幽王。曰以所嬖之人知之。是故一章二章言日食也。三章言

震電山川之不甯。雖天地皆不位也。四章至七章。言致災變之由也。外用小人而內惑豔妾也。卽皇父之貪讒。則番與家伯。仲允聚子。蹶橘之惡可知矣。內外之人如此。天災宜乎。是以亦孔之痲而獨居憂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正也。繼祖曰。集傳。此序與詩絕異。元城劉氏嘗讀韓詩。序作雨無極。其詩文比毛詩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者。何曰。此或然也。是詩也。臨難而不遁。遭變而思正。其社稷之心。同姓之臣乎。故一章言天變也。二章言人離也。是豈可徒咎王哉。故三章言羣臣之當慎行也。四章言羣臣之當進言也。五章則言巧言得寵。雖慎行忠言。祇惟躬之瘁耳。若是。則不可仕矣。仕而從君。又爲朋友之所怨也。彼不仕而去。託爲未有室家者。何其自便之甚。使我獨罹此進退惟谷之苦邪。疑此爲東遷後詩者。如何。曰。東遷後。詩不入雅。然此言周宗旣滅者。甚辭也。猶正月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云爾。彼正月者。又豈東遷後詩乎。匪舌是出者云何。言忠言自中心而發。匪事口舌如不能言也。

# 毛詩說序卷之四

小雅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穀曰：毛公曰：所刺列于十月之交、雨無正之後、爲小。故曰小旻者何？曰：然。因大雅言召旻、此在小雅、故別言耳。小宛、小弁、小明、皆是說也。故小旻一章、二章、言遠善謀而不用也。三章、四章、言不善之謀、亂多而且卑淺也。五章、言雖善謀不能自存、況用之邪。是以有六章之懼禍耳。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鄭玄以爲刺厲王、同上四詩者、非歟。曰：詳周宗旣滅之類、知其爲刺幽王也。集傳以爲兄弟相戒免禍之詩、非刺王者何？曰：兄弟相戒、以免禍、非刺王乎。故一章欲紹先業也。二章欲保天命也。三章欲脩身以誨民也。四章欲爲善之速也。速于脩身以誨民、先業可紹、天命可保矣。五章言時亂反常、故六章言懼禍也。二人、謂之文武。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弘學曰：孟子之說是詩如何？曰：是詩于父子之情、曲盡之矣。過大而怨、固其宜也。故一章、二章、卽鸞斯周道、戀父母而憂也。三章言不爲父母所顧、雖桑梓不守也。四章言不爲所容、雖蝸輩不如也。五章不容、至于無所措身、曾鹿奔雉、雖之不如也。若是、不如死矣。六章則又言曾死人之不若也。其究皆由七章之信讒、八章之來讒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奈何？曰：其亦蘇公之徒乎。故首章言無罪而遭亂。二章、三章、言



亂由信讒也。四章言讒人之情可得。五章言讒人之顏可恥。六章則言讒人無小而不大也。居河之麋者何。曰近幸之地。浸潤之所也。既微且廋者何。曰白傷人也。居徒幾何者何。曰詭媚之輩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玠曰。何言之復乎。曰一章二章言其爲讒以絕己也。三章四章言讒之祕且疾也。五章六章又冀其改之也。七章言其始之善。申一章二章也。八章言其終之惡。申三章四章也。王氏所謂處己忠而遇人恕者。其是乎。然則暴公其巧言之首哉。刺暴公而得爲王詩者何。曰以王信暴公之讒。亦所以刺王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而作也。曰毛公曰。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至巷伯。故以名篇者何。曰譖至是無人之能容矣。故一章言讒心之孔毒也。二章言讒謀之甚密也。三章四章欲其改也。曾氏曰。忠告之也。五章六章言旣不改。欲天制其罪也。七章欲人察其言也。是巷伯之旨也。故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見厲王用人之失也。雨無正。小旻。見用謀之失也。是以小宛之詩。雖百姓亦懼其禍也。其本皆由讒言也。小弁。讒及妻子也。巧言。讒及大夫也。何人斯。讒及公卿也。巷伯。讒及寺人矣。故自谷風以下。遂皆言其亂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繼祖曰。惡至是哉。曰其幽王化之乎。故一章二章言變常也。三章言其故也。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焉。奈何。曰一章至四章言父母鞠育之恩。而已不材。且始孺也。

五章、六章言王酷烈之偏，蓋所以不得養其父母也。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商經曰：何獨言東國？曰：周都西土，諸侯多在東，然舉東則四國可知矣。夫尹氏側暴公，譏寺人譖黠妾惑，皇父之輩貪欲，賦之平不可得已。故一章言古者天子施予厚，貢賦平，賞罰直，今則不然，是以憂也。二章言貴者病也，公子以葛屨履霜，徒走周行也。三章言賤者病也，憚人曾稷薪之不若也。四章言賦斂不均，而小人得志也。五章以下言訴之于天，天亦若助惡人甚怨之也。毛公曰：譚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大東小東大小，言賦役也。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士華曰：何言乎四月？曰：四月，秋日、冬日，皆非春也。故此三章皆言王政酷虐，淒烈之甚耳。四章言賢者亦變爲小人也，是使我盡瘁以仕，甯莫我有，思爲鶉鷄鱗以逃之。如六章、七章云爾也。八章，作歌之故也。蘼薇杞桋之興，奈何？曰：山高而蘼薇之榮，小隰下而杞桋之木大，傷所懷人莫之知也。故曰告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勞于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盛德曰：固如序說矣。六章謂之何？曰：上三章似言王使之不均，下三章似言臣使之不均，蓋賢者勞動歷艱于外，皆此息偃棲遲飲酒風議者之所陰遣也。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守德曰：以大車而與小人可乎？曰：此或使小人將大車，不持重慎行，以起塵汚也。是以思百憂而祇自疚，頰重耳。

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何也。曰言已勞役遠出至歲暮而不敢歸者爲此處者反覆之中傷也。四章五章則又忠告乎處者使以正而爲心無爲反覆罪罟譴怒以遭天譴也。然亦怨之深矣。

鼓鐘刺幽王也。十昂曰何言乎刺哉。曰其亦傷今思古之作乎。故毛公曰言幽王曾諸侯淮水之上設其淫樂不與德比故賢者憂之思古也。然則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亦謂古乎。曰然樂則是而人則非之說如何。曰幽王而能奏二雅二南豈有不動心改惡者乎。故每章四句以下皆思古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享故君子思古焉。劉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之祭者非歟。曰公卿奉祭豈有異姓旅酬之禮乎。故一章言粢盛之潔而獲福二章言犧牲之美而獲福。今皆不然饑饉降喪矣。三章言主祭助祭之得人而上下貴賤內外賓主皆得其人禮儀甚備也。四章幾式之福以報一章二章也。萬億之福以報三章也。五章六章則祭畢燕同姓之事也。今則不然。故曰刺幽王也。故毛公曰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飢饉倉庾不盈也。降喪人不與助也。獻酬交錯止言賓主乎。曰賓主獻尸而又相酬獻也。後祿云何。蓋以如幾如式時萬時億爲前祿乎。莫怨具慶者何。曰使非同好惡于平日則有含怒飲酒者矣。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編曰將非思成王乎。曰蓋自成王以後之賢王也。故一章言曾孫能守地利二章言能得天時三章四章言粢盛瓜菜之祭五章言犧牲酒醴之祭六章明其祭爲烝也。烝冬祭也。烝而獲福也。今則不然矣。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何以其傷今也。曰。卽一章見今取之無度。用之無節。爲之無方。勸之無要也。卽二章言不能爲農感神也。卽三章見不能爲農勞人也。卽四章見饑饉匱乏也。然則詩云曾孫其亦古之賢王乎。

大田、刺幽王也。言於寡不能自存焉。穀曰。集傳謂農夫之辭。以答前篇者。云何。曰。於編詩之序。疑亦有此。大抵一章言古之民能勤農事以順上。二章言除田害。既去稂莠。又去螟螣也。三章言公田之利。公田利者。義於事上。而仁於待民獨也。四章言王者爲民祀神以獲福。所以報之也。今皆不然矣。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繼祖曰。集傳以爲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者。如之何。曰。此固序之意也。然亦可以見當時諸侯皆叛幽王。不能作六師。內以保家室。外以保邦國矣。犬戎兵興。召諸侯而不至。此詩其漸乎。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衢曰。天子美諸侯之詩者何。曰。雖謂古天子用賢亦可也。是故左右宜有皆賢者之材也。乘四駱而我觀之。有譽有慶。可知其見用矣。今皆不然。故曰棄絕賢者功臣焉。有以體言宜。以用言沃若。有章皆宜義也。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何也。曰。曾有鴛其羽之不若也。蓋桑扈不交往來。則鴛羽不得而見。君子不來朝宴樂。則亦無以見受天之祐也。鴛領而興之屏者何。曰。領者。上以輔乎元首。下以統乎四體。猶屏之蔽內而捍外也。是詩也。當是諸侯傲上不朝。而無以樂胥。故云爾。鄭享趙武。而公孫段賦。

桑扈。趙孟曰：彼交匪傲，福將焉往。又曰：段氏其後亡之次者乎？其言猶謂詩爲古乎？故傳曰：天子燕諸侯之詩。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洙曰：傳謂諸侯答桑扈者如何？曰：大抵諸侯願天子之辭。鴛鴦乘馬之興，奈何？曰：鴛鴦，匹鳥乘馬，匹獸然。鴛鴦起則于飛，宿則戢翼，是自處有道也。君子能不自用，而求賢以匹，圖爲萬年之計，則福祿之所宜也。于飛則免畢羅之禍，乘馬不在廐，則權祿不可得。君子不萬年，則福祿不艾綏矣。故在廐者，自處有節也。萬年之意，亦若是乎？野牧則無節也。類弁，諸父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陸九族，孤危將亡也。何也？曰：鄭氏謂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言智至親，刺其不肯相樂也。故諸父言未得見王，懼其將亡，無所依怙者而憂也。若見王而諍之，則庶幾悅懌矣。不然，死喪無日，如雨雪之有霰也。夫見且不可，而況親之乎？以爲宴兄弟親戚之詩者，如何？曰：方宴而言死喪無日，恐於宴不宜也。

車葬，大夫刺幽王也。嫫婁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也。世輔曰：詩何以言雖無好友，旨酒嘉穀也？曰：此皆指幽王而言。故曰：德音來括，令德來教。言嫫婁教幽王者，皆非德，而欲新昏者，教之以德，與之燕喜歌舞，以寫慰我也。高山景行之興，奈何？曰：高山景行，則可仰行，與有德之新昏，非駢駢之四牡，如琴之六轡，不可以迎之也。孫毓解以慰我心，曰：慰怨也，則亦過求之矣。

青蚶、大夫刺幽王也。穀曰：三章奚序乎？曰：一章戒信讒也。二章言讒之害大也。三章言讒之起微也。起于微而成于大也。外亂四國而內構二人也。讒也豈可信乎？二人者何？曰：君臣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褻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疏曰：集註以爲飲酒悔過者何？曰：大侯既抗、既皆天子大射之禮、而烝衍烈祖、又非諸侯得祭禮也。若專爲武公之詩、卽當列之衛風淇澳之間、不可入雅。以干天子之分也。故慎而有則、樂而有度、忠敬禮恭、其惟賓之初筵乎？故一章言古者因射而飲酒以觀德也。二章言古者因祭而飲酒以奏能與時也。今皆不然矣。是以三章四章言威儀之失、五章言言語之失也。故曰刺幽王也。獻爾發功者何？曰：猶言射夫各貢其發矢之功能也。有的、卽其實耳。籥舞笙鼓以下云何？曰：自此至有林、言樂與禮之盛、故神錫以純嘏也。子孫其湛以下、則又言禮樂之實耳。故於其湛曰樂、各奏爾能、曰子孫、見其和之至也。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曰賓手、見其敬之至也。守德曰、既醉而出、至惟有令儀、言不複乎。上四句原過飲之害、下二句著節飲之美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何以言思古之武王也？曰：言斯鎬也。武王之所初有、至於不那其居、將失之也。故鄭康成曰：天下太平、武王處於鎬京、樂與羣臣飲酒、今王惑于褒姒、而亦飲酒于鎬京、民不得其所、危亡將至、故以刺焉。頌首之興者何？猶言王能爲天下元首、與物同春而樂也。幸尾之興者何？猶言王能爲後世垂法、與道同久而樂也。依蒲之興何？

曰、魚依于蒲、則釣餌不能施、綸竿不能加、可謂益安矣。王而那居、則仰得天命之眷、俯得人心之從、盜賊不興、四夷不侵、此所以豈樂飲酒也。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士華曰、車馬衣裳、未來朝之前已錫之何、曰、諸侯之錫、至于袞冕極矣。若已錫也、福祿之申、又將何哉。故一章言古之天子能錫諸侯也。二章至四章、言諸侯之賢、宜錫福也。五章言古之天子非濫賞也、乃度德而賞也。今諸侯優哉游哉、彼交匪紆、殿天子之邦者、戾矣。其何錫之有。故曰、刺幽王也。檻泉、采芹、柞葉之興者何、曰、筐莒以盛菽、猶車以載君子。采芹則知正泉之美、見旂則知君子之德也。柞枝則葉蓬蓬、與左右率從、楊舟言有材意。天子所予者何、曰、言中心喜之也。故命之申之爾。平平左右者何、曰、言左右之材也。故亦是率從、皆殿天子之邦之徒也。此萬物所以攸同、如柞葉蓬蓬也。

角弓、兄弟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而作也。商經曰、讒佞云何、曰、其幽王之惑褒姒乎。故吾於角弓、知妻子合而後兄弟、兄弟而後兄弟、兄弟而不遠也。二章至五章、言民化其上、下不親兄弟、而相爭一方、不顧己之後也。六章至七章、又歸于王之好讒佞、以增益之也。故曰、如塗塗附、式居婁驕、如蠻如髦也。晉韓起聘魯、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蓋亦兄弟相親之意也。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事也。弘學曰、幽王固不足道、而當時諸侯何至此

哉。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孔子亦曰：不可則止。上帝甚蹈，蹈作神者何？曰：毛公曰：蹈，動也。蓋其威虐之變，如足蹈然也。居以凶矜者何？曰：毛公謂處我于凶危之地，謂四裔也。亦與集註凶禍可憐之意同。故一章、二章猶欲靖王室也。三章則言不可靖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是詩言民德者何？曰：見在上者之化也。故一章言士之德也，二章言女之德也，三章言士女之貴也，四章言士女之威儀之餘也。五章言其出于自然也。綢直如髮者何？曰：鄭氏曰：言其性情密緻，纛行正直如髮，本末無隆殺也。

采芣，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也。懷仁曰：五日六日何至怨曠乎？曰：毛萇曰：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也。鄭箋曰：五日六日，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然是詩也不以憂思欲從君子于狩而觀其所釣，可謂非禮矣。故曰刺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何以刺幽王？曰：卿士廢職，幽王之所用也。我任我輦，以至蓋云歸處，皆勞詞乎？曰：勞不止言語，雖犒賞亦在焉。召伯成之云何？曰：恤其飢寒，知其疾苦，均其勞勩，然後征師烈烈而威武也。不然，則有罷敵而不勝役者矣。魯既平鄆，季武子如晉拜師，范宣子爲賦此詩。武子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若常膏之，天下其輯睦，豈惟敝邑？若宣子以召伯自比矣，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劉銑曰。是詩亦可謂民苦小人之虐矣。曰。然。

故一章。二章。言得見君子以爲樂也。三章。言所以樂者。君子德音孔膠也。是以四章中心藏之也。鄭享。

趙武子產賦此詩。趙孟曰。請受其卒章。其知交相規誨乎。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

能治。周人作是詩也。懷仁曰。何以知其國化也。曰。此亂之流也。故一章至五章。比背嫡也。六章至八章。

比寵妾也。刺幽后。柰何曰。雖則幽王究其本亦幽后也。

綿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亡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也。比至終章乎。曰。止于我勞如何。其下則。

賦耳。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饋。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衢曰。君。

子以酒嘗。獻酢。而舉瓠葉。免首者何。曰。雖常蔬野。殺而誠意不廢。其斯以爲古之人乎。今則不然也。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者何。曰。一章。二章。

言地理之難也。三章。言天時之艱也。可知其人事矣。

君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

之。故作是詩者何。曰。附物而生之。若且如此。其何以爲生而不傷乎。且羊墳首而無所於牧。魚在罾而。

三星。水陸皆竭產矣。雖莒黃之不若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者何。曰。豈惟視如禽獸哉。一章二章。言曾衰草之不如也。三章四章。言曾惡獸之不如也。嗚呼。可以見其時之難矣。

# 毛詩說序卷之五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疏曰：毛傳曰：文王在上，在民上也。文王陟降，上接天，下接人也。鄭玄曰：在帝左右，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從而行之也。今註皆不用者，然歟曰：在上之訓，則可陟降在帝左右，其文王與天同行乎？是以德昭于天而受天命也。故德者，命之本也。敬者，德之本也。故二章言文王以德膺命而行，與天通也。二章、三章言天命文王及其子孫臣庶也。四章、五章言文王之德商兼其子孫臣庶也。若是則周之子孫當念祖修德以監商也。當監商祈天以法文王也。是文王之旨歟。若以爲文王既歿，在帝左右，子孫蒙其福澤者，是後世神怪之說也。且使文王有私矣。晉悼公享魯叔孫豹，歌文王之三章，穆叔不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乃與序不同者何？曰：其或兩君相見，歌此以相勉，故穆叔云爾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編曰：何言乎復命也？曰：言文王有明德，則知武王亦云然。天復命武王，則知已命文王矣。故毛公曰：二聖相承，明德日以廣大。曰大明也。故一章總言有德能代商適也。二章言文王之所以生，三章言文王之明德受命也。四章、五章、六章言武王之所以生，七章、八章言武王明德受命也。是皆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耳。楚子圍享趙孟而賦其首章，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

故曰王弱令尹強。雖可不終。時趙孟以小宛二章答之。圍猶不悟。後圍弑君而卒被殺。夫無明明之德。而欲與赫赫之命。亦已難矣。然則詩亦不易知也。

綿、王業之興。本由大王也。衢曰。毛以爲興。朱以爲比。如之何。曰。自民之初生。至未有家室。猶麇也。自來朝走馬。至于曰有禦侮。猶瓜也。興其得體乎。不然。則麇與大王也。瓜與文王也。亦並。若以爲比。則其下爲重出矣。故一章至八章。言自大王自幽遷岐。始有家室宗廟門社。遂服昆夷。乃岐周所以興也。故至文王之時。外服諸侯。而內備羣臣。遂受天命。如九章云爾也。魯昭公享晉韓起。季武子賦其卒章。以比晉君之有宣子。其亦謂是歟。宮室以宗廟爲先。而乃先築室於茲者何。言斯地也。可築室以居耳。至六章。揀之陜。陜以下。始築宮室也。八章。獨言臯門。應門。冢土者何。曰。宗廟。朝廷。社稷。大者耳。故特言之。其諸宮室不詳也。不言朝廷者何。曰。言門。則有朝廷可知。

棧。樸。文王能官人者何。曰。言能得賢以成功也。故一章總言得賢在左右也。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言得人以奉祭。三章言得人以詰戎。夫髦士奉祭。則神之幽無不格矣。六師及邁。則人之惡無不除矣。然其本皆由文王作之也。文王身有其德。而能鼓舞變化以作之耳。故四章云爾也。曰。壽考者。其亦古之人無斃之意乎。夫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遐不作人。故能綱紀四方。追琢金玉。則所作之人耳。早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衢曰。註以爲詠歌文王之德者何。曰。若序所言。則當文王之世。次。故一章。二章。舉言文王獲福也。三章。言所以獲福也。所以獲福者。以

豈弟之德能作乎人耳。是以享祀則介景福而爲神所勞。足見求福之不回矣。故四章、五章、六章云爾也。然旱麓玉瓚乃不回之體。作人乃不回之用。真如條枚之直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劉銑曰。所以聖者。謂大任然矣。文王方刑於寡妻。而曰太姒徽音何。曰。太姒一嗣其徽音。則百斯男。則大任之母乎。文王者可知矣。故曰文王所以聖也。故惠於宗公以下言文王能格神也。刑於寡妻以下言文王能化人也。明不能化人。幽不能格神也。化人之初。雖離在宮耳。格神之始。肅在廟耳。是皆不顯之處。亦若有臨而亦無厭射以保之也。夫如是。故戎疾雖不殄。而烈假自不瑕。且文王雖不諫不聞而亦式入。況敵國外患之在前乎。是皆無勉於內行。與地安無待于外。性與天合也。是以髡髻斯士。成人有德。小子亦有造矣。皆太任之賜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如周。周世世脩德。莫如文王。然則太王之遷岐。王季之友兄。其德不及文王乎。曰。至文王而益大也。上帝者之憎其式廓者何。曰。上帝好大王之德。但惡邠地式廓之不美。乃眷岐周與宅爾。串夷在路者何。曰。承上作屏脩平。啓辟攘剔而言。言帝遷大王之明德。而道路通平也。比于文王。其德靡悔者何。言王季之德足傳文王。其初受太伯之讓者。至是果無愧恨矣。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者何。曰。言文王旣伐密。遂作邑於是也。不長夏以革者何。曰。程子曰。言人之惡不及於長大者。而皆化也。惟崇國不悛。是以臨衝伐之耳。若曰因譖已於紂。以爲仇方而伐之者。則文王懟怨君父矣。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美德。及鳥獸昆蟲焉。穀曰。序不及辟雍者何。曰。言文王之靈德。始

自髦士次以及民。至于鳥獸昆蟲也。鳥獸昆蟲且及其民與士可知矣。故曰於樂辟雍。作靈臺而民始附乎。曰泥矣。因靈臺之作而見耳。是故民不附。臺不作。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弘學曰。下武之下作文。如何。曰。下對三后在天而言。武王在下也。故一章言能對先后。居君位也。二章言能繼先德。成君道也。三章。四章。則言爲法於當時。五章。六章。則言垂法于後世。然皆不外于孝也。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者何。曰。言武王伐商而有天下。其事自文王始耳。故一章言文王安天下之志也。二章言文王安天下之實也。然上以孝先人。下以幹四方。非有譖與私也。故三章。四章。云爾也。由是至武王之世。四方來同於豐功也。無思不服於鎬德也。然鎬京之宅。皆出於天而豐水之注。則在乎人。人事脩于豐水之先。天意應于鎬京之時。皇王惟辟。無思不服。不徒爾也。豈有宿根。以與子孫。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祖學曰。以歸肇祀。則后稷始主國而祭祀乎。曰非也。此方言始祀后稷以配天。而又言后稷主國始祀。則誤矣。且八章后稷肇祀。卽應以歸肇祀。猶曰肇祀后稷云爾。若曰后稷自祀。則邛盛於豆者何邪。且誕我祀如何。與邛盛于豆非一事乎。又庶無罪悔。言于文武以後之王。則可言于后稷。則不可。故一章至三章。言后稷生之異也。四章至五章。言后稷躬稼而有天下也。六章至八章。皆言祀后稷以配天耳。

行華、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註謂祭畢而燕者，柰何曰：此則大射禮也。大射之禮，先燕而後射。射畢又燕，今此詩一章二章言燕也。三章言射也。四章言又燕也。讀儀禮，斯知此詩曲盡其節也。仁及草木者，何曰：因牛羊勿踐行華見之耳。內親外事，不亦已析乎。曰：互言也。養老乞言之謂何。曰：古之燕，不徒然也。猶曰：示我周行耳。毛曰：曾孫成王也。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焉。世輔曰：何以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乎。曰：吾於既醉知修身齊家之爲大也。夫一章之景福，二章之昭明，三章之高朗，令終皆言其獲福。至六章、七章、八章，始指其實耳。然其本又在四章修身以攝威儀，五章齊家以有孝子也。修身而曰朋友攸攝，則王之左右前後無非正人。齊家而曰孝子不匱，則王之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矣。故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鄭玄曰：君子，斥成王也。言成王之臣所以相攝佐以威儀之事者，皆有仁孝君子之行也。孔穎達曰：是詩也，皆乘其末句而轉之。故云其盾維何，不言其祚耳。其實七章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卽祚也。八章釐以女士，從以孫子，卽胤也。以爲父兄所以答行華者，何曰：朱子必有所受矣。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劉銑曰：神祇祖考安樂者，其卽公尸見之乎。曰：然。夫君子如不能持盈守成，而欲公尸福祿之成，爲下崇，以無後艱，不可得也。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鳧鷖之旨也。故成不廢也，爲不捨也。下若自天而降也，崇若自下而尊也，無有後艱，卽恆如是耳。福祿之謂何，卽燕可見矣。毛公曰：言太平之君子，非獨成王。鄭氏曰：水鳥

而在水中。猶人爲公尸而在宗廟也。集傳以爲祭之明日釋而賓尸之樂也。

假樂。嘉成王也。騰遠曰。以爲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非歟。曰。雖則公尸亦美成王也。蓋美成王之令德。宜於民人以及子孫也。願之也。舊章者何。曰。猶後世子孫言之。卽宜民宜人也。故子孫率宜人之章。以由羣辟。率宜民之章。以爲民之攸暨也。晉平公賦此以享齊景。鄭簡則溢美矣。

篤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者何。曰。一章言遷幽之故也。二章言相邠之地也。三章言勞邠之居。四章言禮臣之體。五章言仁民之政。六章則舉始終而言也。是詩愛而不威。勞而不怨。隨處而安。和而不流。兵農有制而不偏。宜乎從之者如歸市也。書曰。克篤前烈。亶其然乎。君宗之謂何。曰。君之則尊卑有體。而新都之臣各有所統。宗之則親疏不亂。而流離之後各有所屬。故雖燕不秦也。其軍三軍者何。曰。單。無羨也。猶曰。單三軍而無餘卒也。

河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天親有德。享有道也。淵曰。天親有德。而曰民之攸歸。攸暨何。曰。天人一理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也。此何以爲興乎。曰。行潦。饘。餼。污。潔不同也。然挹彼注茲。污者亦可潔用之。君子與民上下殊分也。然豈弟以近之。則爲民之父母矣。行潦。蠶。漑。貴賤不等也。然挹彼注茲。賤者亦可貴用之。君子與民尊卑懸絕也。然豈弟以親之。則爲民歸暨矣。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仁曰。何以亂言車馬。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者。其卷阿乎。故一章言作歌之地。與其時及其人也。地則卷阿。時則南風。人則豈弟。可以矢音矣。二章至四章。



祈王之福也。皆主盡性而言。盡人道。以如先公之終。撫地域。以主百神之祀。膺天命。而有純嘏之常也。五章至八章。則言所以能致此福者。賢君能使君子爲四方之則。與綱。上以媚天子。而下以媚庶人也。九章十章。則言所以能用賢耳。苟君子車馬忍不能予。或與之匪人。則彼鳴高岡。餐梧桐之鳳凰。豈可留哉。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商經曰。同列相戒之詞。非歟。曰。鄭玄曰。安定國家。爲王之功也。故以爲王休。無廢始時。勤政之功。以爲王者之美也。王欲玉汝。言王乎。我欲玉汝也。故寇虐之行。皆詭隨之人也。縱之者。其在王乎。故一章二章。言害王功。三章言害王德。四章五章。言害王之政。云刺厲王者。允矣。

板。凡伯刺厲王也。祖學曰。朱子說責同列。如何。曰。以考七章。則不合。鄭氏訓帝天。皆指王。奈何。曰。以例八章。則不通。知其說者。一章之大諫。本之臣下。不爲屈。三章之同僚。託之君上。不爲僭。然則上帝板板。實指王也。直而婉。詳而不迂。誠而懇。借責同列。以刺王。其忠臣節士之辭乎。故一章至四章。言王言之乖也。五章言王行之迷也。六章言天之厲民孔易。而王之言行如此。是自辟矣。七章言王不能用人也。若是者。蓋皆不以天之難蹶。虐憐怒。淪爲畏耳。是豈知出王游衍。上下一理者哉。是板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者何。曰。酒之禍人國。如此其甚乎。貪暴之人。安能而不至也。故一章言厲王爲君。疾威。鮮克有終也。二章三章。言由用彊禦。培克。寇攘之人也。四章言若是則何。背側陪卿之有。五章則言其所以然者。皆由王之縱酒背義耳。六章言若是是

以讒及于內外而將喪亡也。七章、八章言喪也。蓋不特滅德而弃賢，并典刑盡廢之矣。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註專言自警者，非歟。曰：若是，則當列衛風，不可入大雅也。且其曰四國順之，用邇蠻方，萬民靡不承，天方艱難，曰喪厥國，罔敷求先王者，皆天子辭也。蓋本爲刺王之詩，其後用以自警耳。是詩也。其于修身治天下之道備矣。故天子廢之，則爲厲王，諸侯用之，則爲武公。故一章言哲人以喪儀而愚也。二章言道德威儀所係之大也。三章言今不然，惟醇酒以亂政也。四章言若是故天之降災，如流泉淪胥矣。是豈可不內修政事，外振威武哉。如此者，必自修身始。言行者，修身之地也。故五章、六章言謹言，七章、八章言慎行也。九章至十二章責王不聽言也。其喪國也必矣。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疏曰：何怨之深乎。曰：天人胥割矣。故一章舉言大亂而變也。二章至四章言其亂在征役之苦，民無所措手足也。五章言救亂當用賢也。六章至七章言賢者既不見用，避亂往稼穡，而又遭蝥賊也。八章則言入君之自用，九章則言朋友之相譖，十章至十三章申自用之意，十四章至十六章申相譖之意。嗚呼！內自用而外聽反覆之譖人，賢者其能留乎。是以若是其亂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反正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何以既喜于王化，復行而又憂也。曰：憂旱而至於夜禱，不誠而能之乎。雖有飢饉，可且忘矣。故天下喜也。然怨天之意多而責己之意少。其斯以爲宣王乎。一章舉言祭神之周也。二章、三章言天地先祖之祭也。四章、五章言羣公先正之祭也。六章言方社也。可謂靡神不舉矣。

七章、八章、則言靡人不昭格也。於羣公先正又言父母先祖忍予者何。言不得羣公先正之助。皆父母先祖忍予也。其曰昊天俾我遯。昊天不我虞者。言祭羣公先正方社甚誠而不享。天曾亦不我知。怨之深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弘學曰。此封申伯而言甫侯者何。曰。高之也。言與甫齊名也。故一章言申伯生之異也。二章至四章言召伯定申伯之邑。田宗廟也。既定則可錫之以往矣。故四章及五章云爾也。旣錫則可餞之以行矣。故六章云爾也。七章言申伯之材。八章言申伯之德。宜乎其錫而封之耳。民功曰庸。因人情而爲治也。世執其功。申伯之功皆謂是也。往近信邁。誠歸。式邁皆離別之至情耳。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亦有序乎。曰。一章言仲山甫之生異。凡民也。二章言德。三章言職。四章言以德修職也。言外明邦國之若否。內知事一人之匪懈也。五章申若否之意。六章申匪懈之意。七章言往齊之事。八章言還齊之事。夫往齊而曰每懷靡及。曰王命卽明。若否也。還齊而曰式邁永懷。卽存匪懈也。清風之誦。其意在斯乎。言何悠久而懷思也。彭彭盛也。駉駉堅壯可久也。此馬出入之異詞。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能錫命諸侯。穀曰。何獨韓侯。曰。以見百辟也。故一章言韓侯受命爲諸侯。二章言入覲而錫。三章言將歸而贈。四章。五章言爲王室懿親。六章言爲大國之盾。宜其錫予如此之盛也。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穆公平淮夷者何。曰江漢之志大矣。文武之墜緒。一朝而舉之。非有極高。烝民韓奕之文事者不能也。故一章言始伐。二章言成功。蓋兼始終而舉之也。三章四章言伐之故也。伐之故者。下則疆理南海以安民。上則是似召公以輔君也。五章言錫命召虎。六章則召虎答王命。皆勸于廟器之辭也。武臣答天子曰。矢其文德。可以知中興之故矣。然則文德及令聞其天子萬壽之本乎。責難之辭也。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焉。商經曰。何言乎常武。曰威而不猛。敬而不懼。安而不徐。仁而不縱。一張一弛。其武之經乎。故一章言王親命太師臯父也。二章言王使內史尹氏命司馬程伯休父也。命臯父則曰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命休父則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此出師之本意也。而後可以言行師矣。故三章四章言武勇。五章言節制。六章言王道。夫整之以三公。戒之以六卿。總之以天子。奮之以武勇。守之以節制。本之以允塞之猶。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何有於徐方。然則王猶其常武之實乎。

瞻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編曰。何言乎大壞。曰瞻仰可謂孝慈矣。夫人爲婦寺所惑者。縱不爲事省。若上念其父母。下念其子孫。猶不痛心而改圖乎。一章言天降螽賊。小人以爲罪罟大厲也。二章言小人攘奪罔民。眞罪罟不收也。三章四章言用小人之本乃褒姒也。五章六章言既用小人。善人所以云亡也。七章又望以改行。無忝臯祖。以穀其子孫也。如是之人。而猶望以改之。曰藐藐昊天。無不克葢。況小過

者乎。是詩之厚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繼祖曰。何言乎召旻。曰。或以閔召公而名。或以對小旻而名。然而召閔憂深而慮遠矣。何以言大壞如瞻仰也。曰。瞻仰言其內。召旻言其外。內有褒姒。而後外無召公之臣也。故一章言天降喪亂。飢饉民卒流亡。三章言致此者專由用小人孔貶君子也。故四章言亂如旱草棲苴耳。五章言亂如此。小人不替而且引長何也。六章言亂本也。七章言棄賢。棄賢所以助亂也。

# 毛詩說序卷之六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穀曰：毛萇曰：成洛邑，攝政五年，卽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者，然乎曰：然，對越奔走者何曰：言此敬和之顯相，盛容之多士，皆身有文王之德，如執持，然，足則奔走於廟，心則對越乎天也。若是，則文王猶日月照臨，緝熙敬止之時，豈不顯承而不厭，歟於人乎，斯廟也，真於穆而清淨矣。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者何曰：太平之世，可制作也。告文王者，其制作之源乎。故毛公曰：告太平，周公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以明六年制作禮樂也。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其謂是乎。言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遂以此嘉多之道遺我子孫。子孫當收受以制典法，雖其後亦當篤厚世守之不忘也。鄭玄曰：溢，盈益也。言美道饒衍於我也。其說又備，以假爲何，溢爲恤者何曰：改經而訓，恐未然。

維清，奏象舞也。爾曰：毛公曰：典，法也。象，文王用兵時刺伐之法者何曰：此或不然。夫維天之命，既爲太平，告文王以制作，則典者，卽周官之制作也。周公不敢自居，又推所自曰：文王之典也。言維能清白文王之法，故自始祭文王至今用之有成而太平也。斯典也，皆爲治之法，象，卽天之垂象也。其周之禎瑞乎。

烈文、武王初政。諸侯助祭也。弘學曰：朱子之說是詩者，如何曰：善矣。但其所謂勸勉者，當自無封靡始也。用人尤其要焉耳。以爲人道者，亦似重出也。封，大也。靡，侈也。戎，兵也。皆經訓之常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風儀曰：何曰：言太王自諸侯而創有王業也。天作者，猶曰天造也。荒，奄有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者何曰：郊祀天地，而以文武配之也。以文武配之，而言成王不敢康者何曰：求享文武也。毛鄭常昭先儒之美者也。訓成王爲成君道，非歟。曰：其說已泥矣。叔向言道成王之德者何曰：道成王之德，正以慰文武之靈耳。如曰祀文王詩也，則昊天成命，肆其靖之及不敢云者，非文矣。朱子及歐陽子謂爲康王以後之詩者何曰：然。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疏曰：何言乎明堂也。曰：蓋祀上帝於明堂，以文王配之也。於牛羊，不敢必右享。於儀式刑文王之典，必其右享者何曰：此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之意也。儀式刑文王，卽畏天之威矣。故牛羊，儀式刑，互文也。晉韓宣子賦，此以答鄭之六卿。子產及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其猶知儀式刑文王乎。朱子曰：禘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

時邁，巡狩祭告柴望者何曰：此武王既克殷而巡狩也。其右序以下，卽昊天子之之實乎。故右序以下，言武也。昭明以下，言文也。始而用武，以震疊諸侯，懷柔百神，則非黷武。既而序在位之臣，用文德之士，以保之，則非懦。信此乃武王之事，周公之作也。鄭康成訓求美德之士者，是也。訓陳其功於夏而歌之者，非也。以此爲九夏之一名，肆夏者何曰：朱子曰：因時語而命之者，或其然也。

執競祀武王也。輔曰：何以曰不顯成康？曰：猶前言成王不敢康之意也。蓋自成康以來，其功則能安天下，其德則能和敬以奉祭祀。武王其可享之矣。既不以爲祭，三王之詩又不以爲成安人之功者，何？曰：天子有廟，三君而一詩祭之，或無其制。毛鄭成安之訓，又已泥矣。傳以此爲昭夏一名遏。

思文后稷配天也。玠曰：鄭氏曰：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惟后稷之功能配天者，如何？曰：觀帝命率育，卽后稷之率育耳。是豈非配天邪？國語以此爲納夏一名渠也。然則清廟之序，何以後思文？曰：清廟維天之命，烈文多祀文王之詩，故推其本至於太王。曰：天作也。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執競多祀武王之詩，故推其本至於后稷。曰：思文也。文王未有天下，止推其本至肇基王迹者。武王已有天下，則終于所自出之帝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懷仁曰：何以遣乎廟？曰：遣于廟而戒以成法，惟在農事耳。方暮春而求新畝之地，何？曰：猶今麥將熟而治種禾之地也。曰：奄觀銍艾者，急辭也。蓋無一日之可暇矣。迄終也，終一年而大有也。言旣割麥又割禾也。順天時而勤人事，故曰王釐爾成也。來咨來茹者，何？曰：來猶格爾衆庶之意，卽咨茹成法也。成法又何待于茹乎？曰：更新之始也，重之也。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綬曰：何也？曰：言人事勤于下，則天意感于上矣。何獨言私田？曰：自上下下也。故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君曰駿發爾私，上下交相愛也。而穀梁子亦曰：私田稼不善，吏之責，公田稼不善，民之責。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衢曰：毛公謂二王爲杞宋。如何曰：漢氏謂專言宋者，似之。蓋自黃帝堯舜夏商之後，雖皆封之，而其修禮物承先統，作王賓者，獨宋耳。若皆以爲客，豈惟杞哉？祝，蘓焦、陳，不勝其繁亂矣。在彼無惡以下，美之也，亦戒之也。庶幾以下一句讀。

豐年，秋冬報賽也。衢曰：祈豐年而曰烝畀祖妣者何？曰：見先民之以孝格神也。降福孔皆者何？曰：猶純嘏之意，指田祖先農方社而言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劉銑曰：何也？曰：其禘祭乎？有瞽以下，言作樂之人也。設業以下，言作樂之器也。嗚嗚厥聲，言作樂之和也。在周之庭，及永觀厥成，云何？言斯庭也，非復商之庭矣。我周之庭耳。時王不能修德，行政服諸侯而守先業，則庭也，爲他人所有。客雖欲一觀其成，且不能。況永乎？先祖其奚聽之邪？既曰既備，乃奏。又曰肅管備舉者何？曰：簫管，人手所執，非可先陳也。既曰嗚嗚厥聲，又曰肅雝和鳴者何？曰：嗚嗚，大也。肅雝，則其美耳。言聲嗚嗚而肅雝也，皆主祭和敬之德音也。

潛，季冬薦魚，春薦鮪者何？曰：夫漆沮，先祖初有之地也。今固取魚以薦，不孝守先業也。能之乎？是足以介景福矣。鮪薦于季春，則鱣鱠鰔鯉與鱠當爲季冬之所薦乎？曰：然。

禘，禘太祖也。弘學曰：毛公曰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太祖，謂文王也。云何？曰：其以文王當百世不遷之主乎？故孔氏曰：文王雖不爲始祖，可以爲太祖也。宣哲，惟人者何？曰：宣，以其行言，無事之不當。哲，以其智言，無理之不明。人之道，知而行之耳。克昌厥後者何？曰：卽與祭者皆文之宣哲文武之所致也。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者何曰此蓋成王初政諸侯稟度因以助祭耳辟王者成王也曰求厥章者諸侯遵其政也不異武王時之度矣龍旂陽陽休有烈光諸侯有德也不異武王時之道矣故成王率以孝享乎昭考能綏我眉壽多福多祜純嘏也祜卽福也多對少之辭純嘏則無不備不止多而已有眉壽而後享諸福也緝熙者欲諸侯常守其章永有烈光也不然其何以孚昭考而厚純嘏哉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商經曰白馬殷尙也而曰亦白者何曰可以見人德之白矣故淫威卽白馬婁且之儀狀也降福孔夷見彼無僭僭之嫌而我無厭射之心斯人也不可以繫馬而追綏之乎淫大也武奏大武也祖學曰毛公謂周公象武王之舞而作者然歟曰然故禮傳謂武王所作者朱子亦辨之也耆定爾功無競惟烈也勝殷遏劉卽嗣允文也是則文王之文非不武武王之武非不文

閔子小子嗣王朝于廟者何曰毛公謂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于廟也然於文王緝熙敬止之狀武王繼志述事之實皆見之也成王不學也而能爲是言乎皇王云何曰疑專言武王也前旣言武王之繼皇祖故成王繼序思不忘武王耳不忘武王卽不忘文王也

訪落嗣王謀於廟者何曰成王免喪始訪羣臣而以紹庭上下陟降厥家爲言其知治天下之本乎則其所未艾判渙以及多難者亦可以免矣故曰以保明其身保以安言明以德言未艾以質言判渙以學言多難以三叔武庚言庭以朝言家以宮言

敬之羣臣進戒也爾曰朱子言維子小子以下爲王之答辭序何以獨言進戒也曰進戒可以兼之也羣

臣言天而成王言日月者何曰日月之行所以不違天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士華曰辛螫維鳥集蓼皆一事乎曰然疑奄與淮夷徐戎甫叛之後所作也。然皆不謹小而疑周公之所致也。故成王深悔乎耳。是故辛螫我芥之也。桃蟲我信之也。于蓼我集之也。皆其自取耳。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士華曰朱子以爲未見有所報者。然歟曰振古如茲豈非祈乎。殺犧牲而續古人豈非報乎。且此或古昔所傳也。若說詩者必以詩中文語名篇亦已泥矣。彼酌與賚般又何嘗取詩中字也。卽今之詩亦有不涉題者。而況於古乎。故小序不可輕改也。載芟之言不亦復乎。曰載芟二句言耕也。千耦二句言耘也。侯主以下言餉也。兼耕耘而言之也。有略以下申耕之事。遂及其稼矣。厭厭其苗申耘之事。遂及其穡矣。爲酒爲醴以下則言祭祀賓客養老耳。皆所以祈其如此也。良耜亦有序乎。曰大抵不過言耕耘所獲以報社稷乎耳。其饌伊黍亦兼耕耘而言也。

絲衣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盛德曰何以言靈星曰靈星且有尸。況于宗廟乎。夫高子疑孟子時高叟也。而猶釋詩序焉。故曰詩序其來遠矣。告濯告充告潔者何曰禮也。儀禮有此文。或曰靈星門名。此祝祭于祊之意也。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劉銑曰何以言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曰先祖以酌而取天下。後王養天下不外乎師此酌耳。嗚呼此制禮作樂於成王周公之世猶純熙而用大介也。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云何曰：天命武王，綏萬邦，屢豐年，如此之匪懈者，蓋以其初桓桓武王，保有厥費，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故皇天始使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眷之如此之匪懈也。君奭曰：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咸劉厥敵，昭武王惟冒，其是詩乎。

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與善人也。衢曰：傳以爲頌文武之功者，何如曰：此或武王時之詩，春秋傳編以爲大武之第三章者，自後世而云也。故書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然其本皆文王勤止之所賚也。然則諸臣受封賚者，思繹文王之德而報之，不亦宜乎，是武王之意也。

般，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編曰：何以云般，曰：般猶般桓般樂也。夫周王巡狩，哀時之對，斯以爲般，亦異于後世之般樂佚遊者矣。柝故曰：般，其太平之盛乎，所以終周頌也。或曰：般亦周遍之意也。允猶翁河者，何曰：言允，則疆土皆周有也。言翁，則天地亦可知其位矣。

### 魯頌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桐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也。士昂曰：四章之思，奚不同，曰：一章，廣也；二章，遠也；三章，篤也；四章，正也。本也是故廣則馬善，遠則馬力，篤則馬雖倦歇又奮作，正則馬無不可租也。皆思伯禽之法所致也。

有駉，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德盛曰：夙夜在公而飲酒，奚其道乎，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亦辦治政事也。故下兩章止言夙夜在公以兼明明也。蓋在公有時而飲酒也，其或祭畢之燕，養老之禮，饗賓之事歟。

然顧有歲以福民。有穀以貽子孫。則亦莫非明明之致耳矣。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世輔曰。泮宮主文而言。獻功以下者何。曰。文所以出武也。故一章言往泮宮也。二章之伊教。三章之順道。言修文也。以言教也。四章之德孝。言本也。以身教也。以下則皆其效耳。皆修文之致也。然虎臣以將言也。多士以羣帥言也。徒御以卒言也。飛鵠之興言淮夷。亦夫人之心耳。朱子曰。皆頌禱之辭也。

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編曰。其序柰何。曰。自闕宮有恤。至土田附庸。言魯之所以有也。自周公之孫。至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言僖公祭祀而獲福也。自公車千乘。至復周公之宇。頌僖公修戎事。西懲荆舒。東來海邦。淮夷南荒。徐宅。故居常與許。能復周公之宇。所以克享先祖而獲福也。自魯侯燕喜。至黃髮兒齒。言僖公安處善樂。循理以修其身。遂能刑寡妻。順父母。以齊其家。宜夫人庶士。以治其國。期常有邦國也。徂來之松以下。則言僖公作廟之美。以安先祖。所謂闕宮者。宜乎其然矣。皇祖謂羣公。然歟。曰。言於后稷之上者。卽后稷也。言於周公之下者。卽周公也。羣公不言可知矣。郊廟之祭。奚別乎。曰。龍旂承祀。至享祀不忒。總郊廟而言也。皇祖后稷。至降福既多。以郊言也。周公皇祖二句。以廟言也。然是事也。在詩魯人之所頌。在春秋。則爲夫子之所貶也。壽而臧者何。曰。壽而不臧。苟生耳。臧。其考終命之謂乎。三壽者何。曰。鄭氏三卿之說。其有所傳乎。三卿所以壽國家者也。故曰三壽。壽胥與試者何。曰。言其壽皆以黃髮台背爲驗也。俾爾昌而大以下。不亦復乎。曰。申言昌熾壽富黃髮台背者。萬有千歲如

一日也。其下三章，乃其實耳。朱子曰：皆頌禱之辭也。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爾曰：那，意柰何？曰：言和敬也。故那至綏，我思成，總言奏樂，期格乎湯也。鞀鼓淵淵以下，言和也。自古在昔以下，言敬也。可謂禮樂具至矣。湯也，豈不顧汝孫之烝嘗，綏以思成乎？蓋有思先之孝，斯有和敬之發，其曰湯孫親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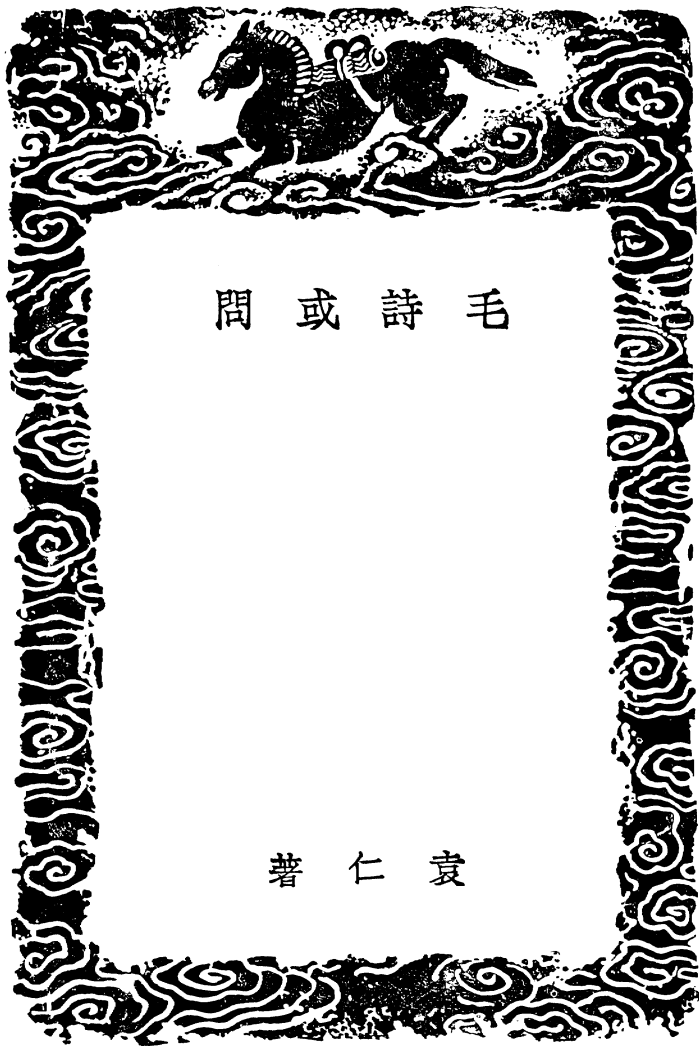
烈祖，祀中宗也。穀曰：詩首稱烈祖，未言湯孫，而以爲中宗者何？曰：其以及爾斯所乎？爾，蓋止中宗也。若以爾爲今王，則於文未有貫也。祀中宗而言烈祖，究其本耳。其下云何？曰：旣載清酏以下，言主祭者之和敬獲福也。約軹錯衡以下，言助祭者之和敬獲福也。其曰湯孫之將者，猶曰皆湯之孫而奉祀親之也。豐年云何？曰：有豐年，使諸侯備物以來假來享耳。安知爾爲中宗乎？曰：序必有所受矣。

玄鳥，祀高宗也。奚謂乎？曰：自玄鳥以至武丁孫子，言高宗之所以盛也。言自湯至武丁孫子，其諸王受命不殆者，惟武丁耳。武丁孫子以下，則其所謂不殆也。是故四海諸侯皆建龍旂，承大糝，來假祈祈，以至於邦畿，非武丁不殆，能致是乎？孟子所謂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者，此也。

長發，大禘也。衢曰：何言乎相土與阿衡？曰：商所以始有者，契也。繼之者，則相土。商所以大成者，湯也。輔之者，則伊尹。是詩禘其祖之所自出，伊尹其從與享之也。敝湯之事如何？曰：三章言湯德獲天以受命，四

章五章言湯政得人。以受祿。其政則兼乎文武。皆所謂式於九圍也。式於九圍者。已有天下乎。曰。未也。言天下諸侯。小球大球。小共大共。皆來取法。而總有百祿。皆帝之所命也。至六章九有有截。始言有天下也。不震蕪棘如何。曰。言除惡之當也。蓋所謂奏勇也。何以先伐韋。顧。昆吾。曰。此助桀爲惡者。伐此三藥。桀可以自警而悛矣。不悛焉。斯伐之也。

殷武祀高宗也。其義云何。曰。一章言伐荆楚也。二章三章言當伐之故。外而戎狄。內而諸侯。莫可抗王也。四章言能伐之美也。不懈稼穡。賞不僭也。不來享王。刑不濫也。故五章則言中興之盛耳。末章言祀之也。言其寢廟之盛。以見可爲不遷之主也。聲靈奚異乎。曰。言聲名洋溢。而神靈昭灼。皆可畏也。



毛詩或問

袁仁著



毛詩或問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序

余聞之先人。詩必以三百篇爲準。云漢魏之五言。唐人之近體詩也乎哉。余友徐昌穀。孫太初。輩。奕奕騷壇。嘗與訂古人之逸韻。校時髦之聲律。揮塵雌黃。頗可解也。及譚毛詩。則訓詁外不能措一詞矣。豈諸公智弗及歟。非然也。就六經而譚他經。可理測。而詩則不落理路。他經可意會。而詩則不涉意想。三千在門。獨許商賜。可與言詩者。以其各有悟門耳。悟則如醉者之忽醒。仆者之忽起。而超然於學識象數之外。故曰興於詩。朱元晦盡去孔門序說。而以意自爲之解。盲人摸象。豈不揣其一端。然而去象遠矣。余讀詩。不廢序說。亦不純主序說。會之以神。逆之以志。反之性情之微。窺之美刺之表。其求之而未得也。若魚銜鉤。若龍養珠。一語在膺。萬妄俱息。及瞿然惶恍。然得也。言思莫及。理解俱融。不知我之爲古人。古人之爲我也。舉其所服膺者。設爲或問。以發之。詩之精微。心欲緣而慮忘。口欲談而詞喪。況形之副墨之迹乎。余且睢睢欲化之矣。吳人袁仁書。

# 毛詩或問卷之上

明 吳人袁 仁良貴著

或問、關雎序以爲后妃之德。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窶。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也。朱傳以爲宮中之人。以文王得太姒而咏之。孰是。曰。序之來。舊矣。說者謂大序出于孔子。而小序則子夏爲之。朱元晦疑其多出于漢儒之筆。而盡廢焉。所謂漢儒者。衛宏。毛萇輩也。豈淺淺者哉。愚謂雖未必無漢儒之雜。而去古未遠。要皆有所本也。如關雎之詩。序以爲后妃之德。而所謂淑女者。毛鄭諸公皆指三夫人九嬪以下而言。謂后妃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而憂。憂賢女之在下也。已得而樂。樂賢女之同升也。此其所以不傷不淫而爲風之首歟。若謂文王思太姒。則陋矣。真所謂轉衣爲裳也。

或問、序稱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朱子譏其淺拙。如何。曰。朱子以其在父母家一句爲非也。旣謂之本。必係在家時所習。婦人謂嫁曰歸。言告歸者。正指其當嫁而言也。惟其服之無斃。故私服汚而不潔。惟其節儉。故公衣澣而再服。曷爲公衣澣而私服否耶。正欲歸甯父母耳。王者之本。在知稼穡之艱難。后妃之本。在知衣服之締造。內外各修其業。而王道成矣。

或問、卷耳序以爲后妃思賢。而朱謂后妃思文王。如何。曰。后妃雖不與國政。而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所以

賢妃爲十亂之一。言君子之行役外執勞苦內憂國政。是我之所懷也。故卷耳易采也。傾筐易盈也。乃置之周行而悠然有深思焉。崔嵬高岡。僕馬皆病。皆設言以寓其深思之意耳。

或問。福何以言履。曰。樛木。后妃能逮下也。樛木下垂而使葛藟得附。喻后妃逮下而使羣妾同升。履。卽視履考祥之履。言福在下也。故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或問。螽斯之義。曰。凡禽蟲羣處必相關害。惟螽斯千百爲羣。戢羽而不害。是蟲之有和德者。故比后妃之能容羣妾。

或問。桃夭華言室家。實言家室。葉言家人者何。曰。室家夫婦相對之辭。家室由外及內。父子兄弟皆在焉。家人則雖宗族上下皆可兼也。猶桃華謝而實實碩而尙有葉耳。故華言男女。實言有子。葉言蔭庇也。或問。兔置。曰。墨子言文王舉閔天太顛于置閔之中而授之政。西土悅服。此詩蓋述其事也。然則何與于后妃乎。曰。以爲文王之化衆人所知也。以爲后妃之化衆人所不知也。孰謂王化不基于衽席乎。此序之所以爲善也。

或問。采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如何。曰。毛傳云。芣苢宜懷妊。故婦人采之。此詩無形容譬喻之詞。讀之自見其權欣意味。摹寫和平景象。宛在目前。

或問。漢廣之詩。首句不叶。何也。曰。不可休息。韓詩原作不可休息。此字之悞也。或問。汝墳何以見道化行。曰。未見君子而怒。如調饑。思而不怨也。既見而幸。其不我遐棄。喜而不邪也。魴

魚頰尾。以水淺而躍。故勞而尾赤。喻王澤竭而人困苦也。王室雖如燬。而周王父母之德則甚邇。可以忘其勞矣。勉之以正。如此非道化大行而婦人烏能若是乎。

或問麟趾。曰。麟有趾而不蹄。有額而不抵。有角而不觸。蓋仁獸也。故以爲比。由趾而定而角。自下而上也。由公子公姓而公族。自近而遠也。趾在下。故言子。定在前。故言姓。角在末。且盡也。故言族。關雎之應。雖無麟而有麟。春秋之作。雖有麟而無麟。

或問鵲巢。曰。鵲工于爲巢。喻人君之善于治國也。鳩工于育子。喻夫人之宜男也。巢在此。速鳩。故言御。巢在彼。非鳩所有也。取而方之。故言將。盈則無虧缺矣。故言成。方。卽地方之方。以爲其所也。

或問采芡何以爲不失職。曰。古者公侯親耕。以供粢盛。夫人親蠶。以供俎豆。皆職也。今沼沚而又于澗。求之益廣矣。僮僮而又祁祁。容之益淑矣。故陳止齋以家人之六二當之。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無遂事。其職惟在饋祀也。

或問草蟲與周南之卷耳同乎。曰。不同。卷耳乃后妃思賢。草蟲乃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忡忡者。心懸不下也。故言降。惓惓者。憂之深也。故言悅。傷則痛。悲則哀。心氣不平矣。故言夷。惓惓深于忡忡。傷悲又深于惓惓也。未見則情彌深而不怨。既見則心彌暢而不淫。此所以爲有禮歟。

或問采蘋何以爲能循法度。曰。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經。所謂法度也。然其要只在有齊季女。蓋所薦不過常物。所用不過常器。所奠不過常儀。而惟其人之能敬。所以可貴也。

或問、甘棠、美召伯也。如何曰、召伯之教、明于南國。當時所歷非一處。所止亦不專在棠下。詩人偶因其嘗止之木以起興耳。初戒不可斬伐。中則言不特不可斬伐。但殘壞之亦不可。終則言不特不可殘壞。但低屈之亦不可。愛之愈深。護之愈至也。按孔子曰、吾于甘棠。知宗廟之敬也。當是南國之人。追思召伯而祀之。其廟有棠焉。曰、茨曰、憩。曰、說。皆謂神之所棲耳。

或問行露曰、言女夙夜之行。但畏多露耳。非復往日之懼強暴也。雀有喙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無角而穿屋。無牙而穿墉。意味深長。可以潛玩。

或問、羔羊何以見節儉。正直曰、西京雜記云、五絲爲緝。五緝爲升。倍升爲織。倍織爲紀。倍紀爲總。倍總爲縫。然則純者以絲而縫。猶在緝先也。蓋制裘者始縫而絲微。既敝矣。非絲大不足以固之也。故自純至總。自皮至縫。儉之至也。在公之寅畏。可勉而能也。退食而委蛇。則其德可想矣。夫羔也。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序以爲德。如羔羊。必有取也。五純者。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其緝縫之處凡五也。百里奚五羊之皮。亦是一裘之具。

或問、殷其雷。勸以義也。如何曰、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夫人憫其勞而勸以義。文王之化深矣。由陽而側而下。雷之聲。始于當陽。中則在旁。終則沈下。況大夫之行役。久而愈艱也。由遑而息。而處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敢處。久而愈亟也。何斯人而違斯地。念之深也。而又曰莫敢或遑。知王事之當勤耳。下曰息。曰處。皆承遑字說去。正見其不可暇逸。所謂勸以義也。振振君子。既美其德。而又再言歸哉。不敢必。

其卽歸也。亦所謂義也。

或問標有梅。曰。擊落之後。尚有殘梅。實之在木者。惟七。則其零落者多矣。此婚姻之時也。求我之庶士。當擇吉日而行禮。蓋六禮不備。我不行也。在者三。則向之七。又落其四矣。故及今。可以成婚。言已必待聘而往也。頃筐取之。則盡落而無在木者。婚姻之時不可失矣。然亦須有媒妁之言。故曰。迨其謂之。蓋時清世治。婚姻得以及時。非謂女欲婚之急也。亦非謂女求男也。

或問。小星賤妾進御。亦有序乎。曰。內則註云。諸侯娶九女。姪娣兩日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既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爲二人共侍于君也。其御望前。先卑。望後。先尊。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古禮如此。

或問。江有汜。曰。媵遺而不怨。嫡過而能悔。上下之俱化也。悔而處。處而歌。卽出處之處。君用之。則出。不用之。則處。是處乃獨處而無侶之意。王風云。條其獻矣。列女傳云。倚柱而獻。皆悲歎之聲。獻旣爲悲嘆。則歌亦非樂也。乃煩懣而歌。古語云。長短之哀。過于慟哭。信矣。

或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如何。曰。死麕。死鹿。非雉鳩之關關。感悅。吠雁。非桃天之親迎。然當亂世而能惡無禮。則文王之化深矣。商紂之時。天下大亂。淫風流行。此詩述聞者惡之之辭。言野有死麕。猶以白茅包之。恐爲物所污。有女懷春。而善良之士。乃可誘之乎。言當以禮娶之也。二節言樸楸小木。可以爲薪。

野有死鹿。可以爲食。猶有白茅純束而包裹之。況有女如玉。豈可誘乎。三節述惡無禮者語淫奔之人。汝宜脫脫然。毋疾行以近我。無感動我之佩巾。無驚我之旄。其人相近。未必使動其悅。未必使使旄吠。但深惡而欲遠之。所謂若將浼焉者也。

或問平王舊說以平爲正。如何。曰。毛鄭之意。以盛王之化不欲指衰周之平王也。然則齊侯又將誰訓乎。按莊公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左傳齊侯來迎其姬。正平王及襄公諸子事。然則召南而係以平王之詩何也。曰。見關雎之化至衰世而猶行。此聖人之微意也。按麟趾序云。關雎之化存。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可以爲此詩之證矣。言何彼穠然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興王姬車服之盛也。車服雖盛而不驕貴。故曰。豈不肅敬誰和乎。乃王姬之車也。王姬不可見。惟見其車。故指車以言之。桃李言女德之美。見平王之孫不愧齊侯之子也。絲絳言男道之正。見齊侯之子不愧平王之孫也。

或問騶虞或以爲獸。或以爲人。如何。曰。毛氏以騶虞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及山陰陸氏皆祖其說。司馬封禪文。圍騶虞于珍羣。晉張華又謂騶虞具五采。乘之日行千里。今朱傳亦因之。但考爾雅無此獸。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蓋謂騶人虞人之官。賈誼新書謂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司獸之官。月令田獵七騶成駕。易稱卽鹿無虞。且以虞爲官。舜時已然。孟子亦稱招虞人。故嚴氏詩緝亦以騶虞爲官。然序說之來已久。古時或真有此獸。亦未可知。此詩爲鵲巢之應。說作義獸。其味更長。葭生于



水濱蓬生于陸地。皆至秋而茂。月令季秋天子乃教于田獵。五豝五縱。言獸之多。一發言矢之少。仁不忍盡殺也。和氣充塞。庶類繁殖。恩及禽獸之意。皆在言外。

或問。柏舟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朱以爲婦人之詩。孰是。曰。味其語意。皆非婦人之詩。呂云。婦人而思奮飛。其何以訓乎。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其非婦人之詩明矣。家語。孔子誅少正卯。語子貢曰。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故孟子引之。以爲孔子之詩。良非（原缺）十六行每行二十一字）詩總之皆臆說也。責人則明。而自恕則昏。何歟。

或問。綠衣曰。綠衣黃裳。正色猶在內。不過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貴賤易位。至于專治綠絲。使絺綌而當凄寒之風。則又甚焉。惟追思古人。省而自安。此莊姜所以爲賢也。

或問。燕燕莊姜送歸妾也。如何。曰。燕。春社而來。秋社而往。故以爲喻。初言羽之參差。中言飛之韻頡。三言音之上下。咏之序也。初別則泣涕如雨。已別而佇立以泣。既去而思之不忘。則實勞我心。此三章見莊姜注情于戴嬀。四章則言其有塞淵淑慎之身。而又以先君相勸。則戴嬀之思念。非徒情愛之私也。以莊公之昏。致滋弑逆。而猶然勸思。忠厚之至。可以想其賢矣。詩人之意。多在言外。但敘離別之情。與莊姜之美。竝無一字道及君弑國亡之慘。而情緒固闐然矣。

或問。凱風曰。衛人有夫死。而以其七子不足恃。思再嫁者。七子悔罪自咎。以感其母。卒成守節之志。詩人歌以美之。此凱風所以錄也。凡物春至則生。惟棘。堅材。春暮始葉。喻育養之艱難也。初生則言心。成材

則言薪皆賴凱風以生長之。喻子之育于母也。凡人之養物皆有迹。而惟風之養物。則太和嘘拂。入焉而不知。鼓焉而潛化。生育之最妙者也。心天天而母劬勞。言其育子之艱。母聖善而無令人。言其報母之淺。三節勞苦。與首節劬勞相應。但劬勞在生育之初。而勞苦在父沒之後。傷其勞之無已也。四節莫慰母心。與二節我無令人相應。睨睨。毛傳謂好貌。謂顏色之好也。玩下載好其音。而睨睨又作聲。則重複矣。以寒泉而有益于浚。七子乃無益于母。此以無情與有情也。以黃鳥而猶能悅人。七子乃不能悅母。此以無知與有知也。

或問谷風曰。此詩委曲舒徐。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最宜深玩。習習。連續不斷之貌。谷風。谷中之風。大風也。未雨而陰。既陰而雨。狀無清明開霽之意。喻其夫之昏惑也。我黽勉與爾同心。不宜有怒于我。譬如葑。非常食之菜。無以下體。顏色之惡。而并棄不采也。德音。謂平昔夫婦相期之好言。切莫違此好言。我當及爾同死。蓋同家不難。同心爲難。同生不難。同死爲難。既黽勉與爾同心。當相期與爾同死。此夫婦之至情也。我本期與爾同死。而爾棄我。故行道遲遲。有不忍去之意。事已至此。則與前日之心。有違矣。爾乃不遠送我。至門而返。此景此情。荼之苦。不若是烈也。然猶念當安爾新昏。如兄弟然。不可如我之始合而中離也。涇濁而渭清。二水合流。故濁。然不曰渭以涇濁。而曰涇以渭濁。是濁反以清爲嫌矣。小渚曰汙。試觀止水中。則渭自混。混然。其清徹底矣。今安爾新昏。不以我爲潔矣。魚梁與捕魚之笱。皆我所以勤家者。逝去也。安爾新昏。母去我梁。母開我笱。閱視也。此梁此笱。我身且不得閱視。而又何惜我後。

乎。就其深矣。章陳其往日治家勤勞之事。言已隨事盡心。如水深則或乘方桴。或乘舟船。水淺則或潛行而泳。或浮水而游。其於家事。不計其有與亡。惟黽勉以求之。不但一家。又周睦其鄉里。凡民有喪。則匍匐以救之。我於爾家。可謂盡心矣。爾乃不以我能養。反以我爲讎。既阻絕我之善。雖勤勞而不見取。如賈之莫售也。育恐謂當生育而恐懼。育鞠謂當生育而窮極也。顛覆即恐鞠之事。及既生既育。乃忘其恐鞠。而比之于毒焉。毒蟲螫手。速與驅除。比之于毒者。惡而速去之也。我有旨美之蓄。榮以禦冬。月之無。至春蔬新美。則不食矣。今子安爾新昏。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富厚則棄我矣。洗水自下起也。潰水自內出也。詒讀作貸。莊子。埃詒數日。失魂魄也。暨塗屋也。書。惟其塗暨茨。是也。言夫之暴怒。有時如水之下起。有時如水之內出。既驚懼失魂魄。而我且肆習之矣。竟不念昔者締造艱難。伊余來塗屋之時乎。

或問。簡兮何以思西方之美人也。曰。擇人以供萬舞。當日中大明之時。在上前易察之地。而不知顧人之賢。且有力如虎。氣之壯也。執轡如組。藝之良也。顏如渥丹。貌之充也。以斯人而仕爲伶官。僅得其勞爵。安得不思西周之盛。王乎。榛者。樹下小木。左思所謂果下成榛是也。荅者。細草。二物雖生山隰。一望青青。難辨所在。以喻西方美人。遠不可見。再言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意最深長。夫萬舞職在伶人。非賢者所當爲也。以錫爵惠及下賤。非賢者所宜誇也。於不可爲者而爲之。於其不可誇者而誇之。賢者之心亦戚矣。

或問北門曰。寤者寤也。言不得舒展也。殷殷。憂之隱也。寤且貧而曰終。絕望之詞也。非嘆祿薄也。悲其道之難行也。其出也。乃國人矚目之地。今莫知我艱。則外不見亮于國人矣。其入也。乃家人權聚之時。今交徧謫我。則內不見信于家人矣。故呼天以自安。而無所怨尤焉。

或問柏舟。莊姜自誓也。如何。曰。舟在河中。猶婦在夫家。乃其常處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纒笄總拂髦。蓋髦乃子生之月。剪髮爲之者也。婦人寡處。不宜容飾。惟髮彼兩髦。實惟我之儀節。至下曰特。則孤獨之操益明矣。莊姜之守。正也。母之欲嫁。非禮也。然不斥母之非。而但曰母乃天。不能諒人。尊母以天而不從其令。謙己以人而不奪其志。莊姜其賢矣哉。

或問中葍云。何曰。舊註。中葍之言。謂宮中所葍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非中堂葍積材木也。

或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如何。曰。此詩只子之不淑一句。是刺詞。中間但述其象服之宜。鬢髮之美。眉目之秀。與如天帝之不可測。而其淫亂之失。隱然自見于言外。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者也。如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公不見答。但中間有大夫夙退二語。猗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間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皆中間冷下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旨。此風人寓意之深也。緝衿。鄭氏訓緝爲去。訓衿爲衿。延蒸熱。朱子訓爲束縛意。皆非也。按說文。緝。系也。衿。無色也。蓋纒絺無色。而展衣華采。今以絺加展衣。是以韜晦而無色。如衣錦尙綱之例耳。

或問定之方中。曰。宮者。總名室者。宮內之室也。作宮室而定中。揆日。言其得時之正。而規畫之不苟也。樹

木者求用于十年之後。言其規模之遠也。六木或可供籩實。或可充器用。皆不言。而獨舉琴者。人君功成作樂。言德可歌。功可咏也。升與降對。望與觀對。既升彼虛。以領略其大勢。復降觀于桑。以細察其土宜。人事已審。然後稽之于卜。而終然允臧也。左傳記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工惠商。敬教勸學。授才任能。今零雨既零。至稅于桑田。獨舉勸農一事。立國以農爲本也。舉其本。則其餘不言可知。此詩人善敘事也。馬不止。驟以驟爲貴。驟不止。牝以牝而生。獨驟牝而至于三千。則其餘可知矣。記稱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則詩言驟牝三千。其意固不在馬也。殆形容其阜成兆民之效乎。然驟牝三千。而又本之秉心塞淵。惟其秉心誠實。故事有實功。惟其秉心淵深。故事無淺效。非知道者不能爲此言也。

或問淇澳曰。大學云。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所謂恂慄者。戰戰兢兢。制節謹度之謂。所謂威儀者。臨民以莊。尊其瞻視之謂。如金如錫。喻其知柔知剛也。如圭如璧。喻其能圓能方也。蓋金剛而錫柔。璧圓而圭方。登車而倚重。較易于矜嚴者也。武公則寬綽其容。權晏而至。戲謔。易生陵侮者也。武公則以禮自檢。此皆剛柔方圓之相濟也。

或問伯兮何以爲刺時也。曰。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陳人從王伐鄭。此役王爲主。故不言刺衛而言刺時。其曰爲王前驅。意亦不在王也。問。陳在衛之西南。而曰自伯之東者。何也。曰。三國從王先至東周。而後伐鄭。故曰東。其意以爲不但行役之久。自初伐至周之時。而我首已如飛蓬矣。唐詩云。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

容猶有怨意。此云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切而婉矣。言首疾，則不止飛蓬而已也。言心悔，則又不止首疾而已也。時漸久而思漸深矣。

或問：黍離，周宗也。如何曰：宮室至尊之所宅，宗廟先靈之所棲，而今變爲黍稷焉。觀彼黍與彼稷，則此宮室此宗廟今何在也。始見稷之苗，既見稷之穗，終見稷之實，而黍惟言離離，非稷變而黍不變也。離離只是垂貌，實之垂，固可言離離，而葉之垂，穗之垂，亦可言離離也。昔箕子過殷故墟，作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與此同意。靡靡是披靡而不能進也。此句是當時實事，謂我心憂，謂我何求，皆承靡靡說去。搖搖，心不定也。醉則昏而不醒矣。噫，則窒而不通矣。不敢指斥其人，而但呼蒼天告之曰：致此顛覆者，此何人哉！亡國之恨，悽然滿目矣。

或問：緇衣、美武公也。如何曰：武公父子相繼爲王司徒，周人憂之，故作此詩。德稱其服，故曰宜。德服俱美，故曰好。德服俱大，故曰蓆。敵又改爲欲其服之常新也。適子之館，省其躬之常安也。還予授粢，冀其食之常飽也。其憂之拳拳如此，孔叢子載孔子云：於緇衣見好賢之至，禮記緇衣載孔子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緇衣之詩，繾綣殷勤，可謂好之之至。巷伯之詩，欲取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則投有北。有北不受，則投有昊。可謂惡之之至。故曰惡惡如巷伯。詩之美刺多矣。獨舉二詩，以其至者言之也。或問：羔裘，序以爲刺朝也。遵大路，序以爲思君子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羶兮，狡童，序皆以爲刺鄭忽也。褻裳，序以爲思見正也。丰及東門之墀，溱洧，序皆以爲刺亂也。風雨，序以爲思君子也。子矜，序以爲刺

學校廢也。揚之水，序以爲憫無臣也。野有蔓草，序以爲思遇時也。朱傳皆以爲淫奔之詩，則所謂止乎禮義者何在乎？而夫子又何爲錄之乎？曰：毛公之序詩，與朱子之釋詩，皆未得詩人之面命也。而毛則舊矣，其言雖不盡出于孔門，而出于孔門者未必無也。朱必欲捐成說而任獨見焉，亦幾乎無忌憚矣。況如序說，猶足以存禮義于衰亂，昭賢達之憂勤，乃改曰淫奔，則誣詩人縱佚之情，而悖夫子無邪之訓，其失不細也。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鄭六卿餞于郊，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審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摯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按六卿所賦，皆鄭風也。若爲淫詩，豈其歌于大國之使之前，而宣子亦豈樂聽淫詩而謬贊之乎？季札聘于魯，叔孫穆子使工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夫季札所聽者，古樂也，而鄭風在焉，則諸詩固雅音矣，序說是也。

或問：曹氏、嚴氏皆謂哀公以雞鳴爲蒼蠅之聲，然歟？曰：嚴氏云：蠅必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謂哀公悞認雞鳴爲蠅聲，而不依舊說，以此言詩，亦固矣。詩人借物寓意，嘗有將無作有，指實爲虛者，何拘拘也。畢竟舊說爲長。古者，太師奏雞鳴，則君當起，故言雞既鳴矣。會集于朝者，已盈滿矣，然而實非雞之鳴，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心在警惕，故聞其似者，尙以爲真，向使雞真鳴，則畏懼又何如耶？以蠅聲爲雞鳴，疑于耳而不敢安也。以月光爲東方明，疑于目而不敢寢也。心在夙興，故見聞皆變。此詩人善道賢妃心事處，味爽之際，蚊蟲羣飛，則觸于目，薨薨有聲，則感于耳，而天真明矣，非復叢

時之疑似也。與子同夢，豈不甘乎？但會于朝而向之盈且昌者，今且散而歸矣。論情則甘，而論議則不可。故曰：無庶子子憎，不曰同寢，而曰同夢。寢則有夢，夢則迷惑而反常，謂甘與子同迷惑也。子子猶言吾子，愛之之詞也。秦風婦愛其夫，稱予美。大雅商人愛武王，稱予侯。皆此類也。

或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折柳樊圃，其義云何？曰：柳者，賤木。今植于樊籬之內，各有主矣。雖令狂夫往折，猶必罪罫四顧，畏遭訶責。豈挈壺氏之司時者，顧不辨晨昏之限，而不失之早則失之暮乎？然非挈壺氏之罪也。所以使之至此者，誰歟？不明爲指摘，而諷誠獨深。一唱三嘆，有餘音矣。

或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之者非其道也。如何？曰：田者，須深耕易耨，力到而禾成。若無功力而佃大田，則荒矣。驕者傲而相凌，驕而又驕，則莠之凌苗者多矣。桀者秀而特出，桀而又桀，則莠之勝苗者衆矣。猶不修德而求諸侯，諸侯必不至。徒使勞心怵怵，怵怵耳。候人傳云：婉，少貌。變，好貌。此合婉變釋之。故曰：少好貌。總角，總其髮以爲兩角也。非言兩角如非字之形。此言童子幼時也。突，韻書謂犬從穴暫出。釋文曰：卒相見，謂之突。士冠禮：士有三加冠。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此曰突而弁，則不特加冠，而且加弁。有成人之道矣。舊謂自童而冠，循序而勢有必至。玩未幾見及突而弁，似譏其躐等也。言此總角之童，曾未幾見，而忽然戴弁，況襄公之不安分而躁求也。

或問：盧令刺荒也。其詞竝不譏諷，而但稱美，何耶？曰：此所謂陳古以風也。近世詞人，知此義者鮮矣。襄公



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而刺之。不指陳其惡。而但曰。古之田獵。有盧犬。令分然可愛也。非愛犬也。亦以其人有美德。而且有仁恩也。古之田獵者。若而人。今之田獵者。若而人。田犬猶古也。其人則非矣。詞雖指古人。而意則詆襄公。愁苦之情。見于言外。按說文。令。作獐。獐者。健也。盧。重錡者。大銷也。或問。葛屨。刺編也。如何。曰。唐地陜隘。其民急于趨利。葛屨。夏所用也。乃謂其可以履霜。是以禦暑之具。而禦寒矣。女手織。可珍也。乃謂其可以縫裳。是以未成婦之人。而治男人下體之服矣。要。即裳之腰也。襪。即裳之領也。好人。猶言君子。既治其腰。又治其領。而使尊貴者服之。此皆設言以喻其趨利之急。非實有葛屨縫裳事也。此裳固好人服之矣。而好人則何如哉。其容止則提提然而安詳。其辭讓則遜順而左辟。又以象骨爲搔首之帚而佩之。其威儀服飾之美。無可譏者。獨其中心之褊急爲可刺耳。由其君之儉嗇褊急。故其民皆機巧趨利。不欲斥言其君。而但泛言好人。厚之至也。糾。三合繩。繞髀之意。或問。伐檀。刺貪也。如何。曰。刺貪之意。全在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得獸。若依朱傳。以此四句爲伐檀者之志。則無貪可刺矣。

或問。蟋蟀。刺晉僖公也。何以知其儉不中禮也。曰。至于歲莫而猶不樂。則生人之美滅矣。是可以爲樂也。先言歲聿其莫。而次言今我不樂。是禮所當樂也。先言今我不樂。而次言無已太康。是樂不可過也。既曰無已太康。而又曰職思其居。是以盡職爲樂也。既曰職思其居。而又曰好樂無荒。是以無荒爲樂。猶以無逸爲逸也。既曰好樂無荒。而又曰良士瞿瞿。此戰兢惕勵之心法也。初言思其所居。則職分內之

事無不入其念慮矣。至於在外之事，有非念慮所及者，亦不可不慮也。故曰：職思其外。唐譜云：外如耕也，餒在其中之意。內外皆思矣。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憂患之來，又當思之。蓋與利當先慮其害，造福當先慮其禍，行樂當先思其憂。此自然之理也。惟瞿瞿然顧畏，故能蹶蹶然勤勞。惟顧畏而勤勞，故事事有備，而休休然安閒也。

或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如何？曰：昭公不能修道正國，是時桓叔有伐晉之謀，而昭公不悟。國人難察察言之，故但言山則有樞，隰則有榆，不待外求。猶國之有衣裳車馬也。今昭公有衣裳而不曳婁之以適體，有車馬而不馳驅之以快意，雖生宛然死矣。他人將取之以愉樂矣。此非勸昭公爲樂也。深惜此車馬衣裳將爲他人所有，將以喚醒昭公，使之覺悟。託言何以不曳婁驅車馬，事鐘鼓酒食以爲樂乎？初曰：愉，愉取之。惕然驚，凜然懼，而汲汲然防患之不遑矣。何暇曳衣裳驅車馬，事鐘鼓酒食以爲樂乎？初曰：愉，愉取之。以爲樂也。繼曰：保，則據而有之矣。三曰：入室，則他人且爲主矣。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作一句讀，謂以喜樂而永日也。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白駒云：以永今朝。皆此意也。

或問：綢繆，刺亂也。奈何？曰：國亂則婚姻不能以時，不敢訟言亂政，而但就婚姻言之。風人之義然也。二十八宿半隱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爲在天。毛以秋冬爲昏時，則三星爲參。十月始見東方，正昏之時也。鄭以嫁娶用仲春，則三星爲心。三月心星見時已晚矣。宜從毛。大意言薪析而散于地，必用物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束。男女異姓，亦必用禮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昏。三星已在天矣。時可昏矣。今夕是何夕。

而得見此良人乎。良人，夫也。國亂民散，不能備禮，故又嘆此女子當如此良人，何言未得嫁也。處亂世而必待禮之綢繆，終不肯苟合，斯其所以爲唐風也。一章言此良人，則子兮子兮指女子；二章言見此邂逅，邂逅不期而遇也，則子兮子兮兩指男女；三章云見此粲者，則子兮子兮指男子；三星在天，乃始見東方，十月也；三星在隅，乃東南隅，十一、十二月也；在戶，乃正南，孟春之月也。

或問王事靡盬之義，曰：言王事不可不堅固也。煮海而成者爲鹽，曬而成者爲鹽，鹽漬物，味苦而易敗，故以不堅固爲鹽，鹽則不如鹽之堅固矣。而王事非鹽也，豈可不盡力圖之而聽其不堅固乎？

或問葛生，舊說以予美亡此爲死于此，朱傳謂從役于外而不在是，孰得？曰：序謂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故以亡爲死，朱子反序說，故以爲從役于外，然觀百歲之後二語，是言今不得見死而相見也。序說爲長，但此字不必指葛生，蔽蔓之地言，葛生則蒙于楚矣，有物可托也，蔽則蔓于野矣，有地可依也，今我所美之人而乃死于是乎，我不能如葛與蔽之有所依托，而今當獨處矣，此獨處也，誰之所與哉？故曰誰與獨處，言外有無窮之意，始曰獨處，猶言獨居，統晝夜而言也，繼曰獨息，卽向晦入晏息之息，稍重夜矣，三曰猶且，則自夜而至天明矣，此情此恨，惟夏之日冬之夜爲難挨，相期百歲之後會之于墓，而悽愴深矣。

或問采芩刺晉獻公也，果否？曰：獻公內有驪姬，外有二五，殺太子，逐重耳，夷吾，卒亂晉國，聽讒之效，史有明徵，朱傳不信而削之，過矣。芩，小草，芩生下濕，葑，二菜，亦生園圃，皆非山中所產，喻讒言之無實也。

或問秦風曰。秦者岐豐鎬之地。文武成康所造之邦也。孝王始命非子爲附庸于汧渭之間。號曰秦嬴。及犬戎弑幽王。秦襄公力戰勤王。平王德之。及東遷。乃以岐豐之地畀秦。始務耕戰而廢禮樂。遂變先王之舊俗。故車鄰駟馘。小戎皆有尙力之意。兼葭則傷其未用周禮。終南則美其能取周地。黃鳥之哀三良。晨風之棄賢臣。無衣之好攻戰。渭陽之念母。權輿之忘舊。皆刺其廢禮義而尙勇力也。然居文武成康之舊地。因文武成康之遺民。其發于詩者。有事君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功之勇。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始大。其將有中國矣。

或問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曰。此美之中有刺焉。史記年表。書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卽寺人也。古帝王學于有道者。而穆公乃學于寺人。始皇胡亥以刑餘爲周召。此蓋基之矣。由是而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秦終亡于寺人之手。聖人錄此。若預見其禍者。故嚴氏曰。秦與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

或問兼葭之伊人。鄭氏謂知周禮之人。陳氏嚴氏謂指襄公。朱子以爲不知何所指。孰是。曰。鄭說爲長。葭待霜而後成。猶民待禮而後治。秦處周邦。遺教未泯。襄公未習周禮。國人未服。然欲行周禮。必求賢人。故以伊人爲知周禮之賢人也。逆流求之。旣遠而難。至順流求之。又宛在水中。中央終不可得親也。

或問權輿之夏屋。何物也。曰。夏。卽禹貢羽畎夏翟之夏。謂五色也。蓋用夏采。夏采。夏采。周禮染人之職。秋染夏。鄭氏謂染夏者。染五色也。巾車氏。孤乘夏篆。卿乘夏緌。亦謂帷設五采。又童子之幘無

屋。夏屋施于賓筵。辟蠅穢也。國語云。出其事彙。陳其鼎俎。靜其中翳。是已。如此看。方與下每食無餘相應。舊說皆非。

或問。宛丘。刺幽公也。如何。曰。幽公遊蕩無度。而國人刺之。不敢斥言其君。故但曰子。子者。大夫之稱也。湯蕩。古通用。而汝也。望。青望也。言子遊蕩于宛丘之上。信有好樂之情矣。汝無責望之也。言無望。乃所以深望之耳。不言其淫荒之狀。而但言冬夏常值其出遊。其諷切之者至矣。

或問。東門之枋。差字原字。驪字之訓。曰。玩下穀。且于逝。則差亦是出往之義。禮記云。御者差沐。註。浙飯米。取其滓爲沐。是差者。浙也。孟子。接浙而行。浙乃濕米也。欲遊之急。不及炊。以浙而往也。舊註皆訓爲擇。文理不順。毛鄭以原爲陳大夫。不若歐陽氏以爲南方原野。其說簡徑。越以驪邁。毛傳。驪。數也。言頻數出遊。不一而足也。鄭箋。乃謂驪爲總。朱傳。後訓驪爲衆。皆非也。

或問。衡門。誘僖公也。如何。曰。衡門尙可以棲遲。泌水尙可以樂饑。豈以國君而不可爲善乎。又言食魚。豈必魴鯉。娶妻豈必齊宋。苟肯任人。皆足興邦。不必皆聖賢也。朱子謂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則粗淺矣。

或問。東門之池。刺時也。如何。曰。因其君之好色。而思得賢女以輔之。蓋淫昏不可告語。外此無策矣。或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如何。曰。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檜君乃服之以遊燕。錦衣狐裘。諸侯朝天子之服也。檜君乃服之以聽其國之朝。此其失不獨在裘也。恣倦勤之心。紊上下之分。其言外之刺。

深矣。去國而不忘君。故言我豈不爾思乎。實思之而勞心叨叨也。次曰狐裘在堂。則出而視朝者又退而在寢。終曰日出有曜。則惟見其遨遊而不復臨民矣。

或問。隰有萋楚。樂子之無知。朱子以爲不如草木之無知。可從否。曰。因上言萋楚。而以無知屬草木。似矣。然則無家無室亦屬草木乎。生意沃沃。此所謂赤子之心也。追思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李氏曰。樂記知誘于外。註知猶欲也。然則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總喻欲耳。

或問。蜉蝣之掘閱。朱子以爲未詳。何也。曰。閱古穴字。管子所謂掘得玉。是已。蓋飛蟻掘穴而出。千百爲羣。如飛雪然。久之翼脫以死。故曰朝生暮死。此以蜉蝣喻國祚之不长也。

或問。豳詩何不爲雅而爲風。又何不爲正風而爲變風之末也。曰。豳係周公之詩。遭變而作。故爲變風。其居末也。蓋尊之也。何也。豳居風雅之中。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言變之可正也。反之于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或問。七月。陳王業也。如何。曰。后稷公劉居豳。此周家王業之基也。故周公陳先公所以教民足衣食者。首章其總綱。餘皆廣而成之也。首章前六句。言寒之須衣。故二章。三章。四章。皆說備衣之事。而五章則言其入室禦寒也。首章下五句。言飢之須食。故六章。七章。皆言備食之事。而未言乘屋也。末章言祭祀祝頌之事。所以終首章之意也。論衣。則舉須衣之時。而引物記候。論食。則不言須食之時。而亦不記候。以衣必寒時所須。食則無時可闕也。卒章說鄉飲之禮。獨言九月肅霜者。鄉飲之禮。必須其時。若其餘飲

食。則不得記時也。絲麻布帛。衣之正。皮裘則其助也。黍稷禾稼。食之正。鬱奠葵棗則其助也。言衣而必及寒。向墻戶。言食而必及索。絢乘屋。衣食之外。居其最急也。四章之末。說續武。卒章之末。說藏冰。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之治教也。備衣而言殆。及公子同歸。又曰。爲公子裳。爲公子裘。據公羊傳。諸侯之女稱公子。則公子男女皆可稱。蓋豳民不獨自惜其無衣。而尤供公家之衣也。備食而以棗稻介眉壽。以瓜苴食農夫。豳民不獨足食。而優老養壯。各有禮焉。至末章而獻羔祭韭。稱觥祝壽。則農桑之事畢。而燕饗之禮行。先王爲治規模可識矣。紀月當用周正。周七月。夏五月也。流火。乃日永星火之火。此詩以豫爲主。故當流火之時。而卽爲授衣之計。餘皆然。

或問鷓鴣。曰。一章言懼其變也。二章言圖之豫也。三章言作之勤也。四章言戀之深也。忠而勤。憂而切。其鷓鴣乎。

或問東山。勿士行枚。解者以枚爲銜枚之枚。是乎。曰。非也。程子曰。枚。歷也。勿。事行伍經歷。言當歸也。問。熠燿宵行。舊說以熠燿爲螢。朱子以宵行爲蟲。孰是。曰。皆非也。熠燿當爲燐。燐乃野火。非螢也。問。鶴鳴于垤。曰。此一語而兼二事也。蟻知將雨。故封其穴而爲垤。鶴知將雨。故企于垤而長鳴。非謂鶴食蟻也。問。有敦瓜苦。曰。瓜苦卽苦葉之匏。可涉水者。西北俗多繫匏以涉。故懸栗薪之上以乾之。

或問破斧錡。是何物也。曰。錡者。釜類。事見采蘋。錡亦錡之別名。變文以叶韻耳。斧所以析薪。錡所以炊食。皆行旅所需者。今以久役于東。遂破缺矣。舊謂錡爲鑿屬。錡爲木屬。誤。

## 毛詩或問卷之下

或問、雅之正變如何。曰、自鹿鳴至菁菁者莪、小雅之正也。自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也。六月以後、小雅之變也。民勞以後、大雅之變也。按小雅大雅、皆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自平王東遷、則雅亡而春秋作矣。故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幽宣。六王皆居豐鎬、自六月至無羊、宣王之變小雅也。自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幽王之變小雅也。自民勞至桑柔、厲王之變大雅也。自雲漢至常武、宣王之變大雅也。瞻卬及召閔、幽王之變大雅也。

或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忠臣嘉賓豈爲幣帛之厚而後盡其心邪。曰、承筐者、非在幣帛也。藉是以將吾敬也。鼓瑟吹笙、而和不盡於絲竹、承筐是將、而意不盡於玉帛。此人之所以好我也。興以鹿鳴者何。曰、鹿得草、則呼其類以共食之。故以興君之宴下也。旣言鼓瑟吹笙、而又言吹笙鼓簧、何。曰、瑟則鼓之而已。吹笙之時、又鼓動其笙中之簧、由外而動內、以氣而鼓聲、和豫之意、樂告之情、皆在言外。周行云何。曰、統御臣民之大道也。禮有養老乞言、鹿鳴之詩、其乞言乎。德音云何。曰、示我周行、卽德音也。由衷而言、則言卽爲德、實踐而言、則言皆爲德矣。何以爲孔昭。曰、不獨啓一人之蒙、而聞者皆朗然明暢也。視民不佻者何。曰、凡不以善言教民者、皆薄視其民者也。則傲云何。曰、有道者不矜飾于言詞、動靜威儀、孰非至德。故君子不徒聽其言而已也。於是而法之以爲準、於是而傲之以爲行、飲食燕會之間、有觀



靡浸灌之益。可以知鹿鳴之旨矣。何爲其和樂且湛也。曰：彼好我而示以德音。我敬彼而是則是傲。此和樂之所由生也。有序乎。曰：始而好我。示我周行。是相愛而樂告也。旣而式燕以敖。則從容款洽。而默觀顯示之益。不徒在于言矣。終而燕樂嘉賓之心。則不徒禮貌之相娛。口體之相奉。而以心悅心又在德容之外矣。

或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舊說：文王述其在途之情。而設爲使臣自道之詞。然乎。曰：非也。直文王作歌以勞使臣耳。我心。文王自謂也。憫其勞苦。始而傷。終而悲也。我心傷悲者。示其憫下之情。不遑啓處者。述其賢賢之苦。是用作歌。亦文王自謂也。言我爲是之故。特作歌勞汝。汝可將我。此歌告母也。母之恩愛偏多。而於子之出也。懸望尤切。故上言將父將母。而此獨言母不及將父者。父母雖同。而情之所鍾。父猶可解。母須曉告。使之釋然也。

或問：君遣使臣。而以皇華起與。何也。曰：使臣之出也。常欲其光於四方。不辱君命。故言煌煌者。草木之華也。于彼廣平之原。下濕之隰。而煜然有光矣。亦欲使臣將君命爲國光華于外耳。每懷靡及者。望道未見之心。諮謀度詢者。好問好察之事。凡此皆求盡其職。而不辱君命也。將父將母。其義若何。將有三解。將者。奉也。詩：百兩將之。是也。又將順也。相如傳：補過將美。是也。又將從也。郊祀歌：九夷賓將。是也。三解皆通。而養不與焉。

或問：棠棣。鄂不韡韡云何。曰：鄂者。跗中之華。不者。承華之跗也。棠棣一苞數萼。故以興兄弟之同胞。原隰

哀矣云何曰。原隰謂兄弟之所葬也。哀與漢書坏土之坏同。謂聚土而爲墓也。凡人之情。生則慕。死則已焉。懷兄弟之情。死喪尤亟。故葬于野。則相求而匡襄顧恤。有不能自己者矣。況蒸之義若何。曰。況情也。蒸。衆也。朱以爲發語詞者。謬也。

或問。晏朋友故舊。而三言伐木。何也。曰。淮南子道應訓章。翟煎對梁惠王曰。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前後相應。故以興朋友也。出自幽谷者何。曰。谷者。沮洳鍾水之處。山泉之所衝也。鳥鳴嚶嚶。卽倉庚也。羅願云。倉庚。黃鳥。冬蟄谿谷田野之中。以泥土自裹。至春毛羽復生。奮拆而出。李子田云。黃鸝秋蟄。則以泥沙自裹。入深潭中。至春則出。故曰出自幽谷。和平云何。曰。和以情言。無乖爭也。平以性言。無阿比也。以諸父諸舅兄弟爲友者何。曰。此古者師友重德之義。而忘尊卑親疏之勢也。於父舅言。豈。八簋。灑掃於兄弟言。滑。酤。鼓。舞。云何。曰。父舅尊。其禮嚴而隆。兄弟卑。其情樂而暢。按文可觀矣。

或問。天保獲福之言。何其繁也。曰。前三章言天之福吾君。而山。阜。岡。陵。及川之喻。所以終上兩章之意也。後三章言神之福吾君。而日。月。南山。松柏之喻。所以終四章五章之意也。人臣愛君之心。無已。又何嫌其繁乎。單厚者何。曰。古文單與殫通。禮記。歲既單矣。郊特牲云。祀事單出里。疏云。盡出助祭也。莊子。單千金之家。皆訓爲盡。厚。厚德也。德者福之本。故將言獲福。而先言單厚。除字舊訓爲消。固未安。朱子訓爲除舊生新。然則福之舊者。果可除乎。曰。皆非也。除者。授也。卽除官之除。戩穀無不宜。何也。曰。戩。穀。盡善也。卽單厚之意。宜民宜人。宜君宜王。宜兄宜弟。無所不宜。言其德之懋也。惟日不足。何也。曰。滿招

損謙受益。福祿雖盛而不自足。心之虛也。吉言誨日擇士之善。獨言齋戒滌濯之潔。饋言酒食。然乎曰於義則通。於實則否。吉只是善。獨只是潔。儀禮有饋饗註。炊黍稷曰饋。言善潔以炊黍稷也。以莫不興。以莫不增。奈何曰。以莫不興。貫下山阜岡陵。言其積小以高大也。以莫不增。承上川之方。至言其由少而增多也。言神而必及民者何。曰。民者。神天之主也。君而求福。須自民始。世每自質而趨文。民貴由今而返古。故民以質樸爲美。大道至平。日用飲食之外。別無元妙。隨常用。機智俱忘。此醇厚之俗也。無不爾或承。何也。曰。此句總承一節。日月則承其照臨。南山則承其靜定。松柏則承其廕庇也。

或問采薇出車杖杜三詩略同。曰。采薇是造之之始。預道其勞苦而因以勉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則皆述其已事之勞而慰之耳。讀采薇出車杖杜之詩。則知周之所以興。讀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之詩。則知周之所以衰。

或問嘉魚朱傳謂鯉質鱗。鮒肌。然乎。曰。埤雅。嘉魚。鱗。肌肉甚美。謂其鯉之質。鱗之鱗。而肌肉甚美也。今乃以鱗爲鮒。而以肌屬上疏。謬極矣。元晦作詩傳。自謂無遺恨。而此等細處。已多淆訛。其可恨可勝道哉。

或問南山有臺。章章起興。有說乎。曰。臺萊多根。以興基。桑楊遠觀。以興光。杞李庇人。養人以興父母。栲栳高密。以興茂。枸棘長久。以興後。各有攸當也。其義云何。曰。輔慶源云。後二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者。與首章次章萬壽無疆相應。萬壽無疆者。望之之詞。遐不眉壽。遐不黃者。必之之詞也。德音是茂。言不

但不已而已。而又愈益茂盛也。保艾爾後。則不但爲今日計。而可願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人君得賢。則基圖鞏固。故曰邦家之基。有光華。故曰邦家之光。愛利及民。故曰民之父母。燕及後世。故曰保艾爾後。

或問蓼蕭之譽處。曰。譽處。猶言游處。左傳。韓宣子之譽嘉樹。訓譽爲游。是也。非聲譽之謂。

或問車攻甫草。朱子以爲甫田。如何。曰。非也。古甫與圃通。鄭有甫草。十藪作鄭有圃草。其證最明。國語曰。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圃有林地。是已。

或問鶴鳴序及諸說。皆以爲求賢。而朱傳反之。以爲陳善納誨之詞。孰得。曰。鄭箋謂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任者。後漢楊震疏云。令野無鶴鳴之嘆。朝無小明之悔。楊賜傳速徵鶴鳴之士。鶴鳴爲求賢。其說已久。必有所本。韓詩云。九皋九折之澤。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彰。至聲聞于天。則益彰矣。初言魚潛在淵。或在於渚。淵深而渚淺。言魚潛深處。或游淺處。喻賢人之無定蹤也。次曰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由淺而入深也。檀美材也。檀之下有落葉。母以落葉而棄美材。檀之下有惡木。母以惡木而棄佳木。擇猶檀所自落。喻賢人之逸行。猶放言自廢之類。穀則他木。喻小人之蔽君子也。

或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如何。曰。一章欲求一朝以逍遙。二章欲求一夕以爲嘉客。增重我也。三章欲其爲公爲侯以用之也。卒章言賢者晦迹空谷。不復可見。止望其寄聲耳。極拳拳思慕之詞。刺時之不能用也。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芻。亦以青芻啖馬爲留客。唐人詩。官清馬骨高。山谷詩。貧馬百竇逢一豆。皆

因馬以見人也。鬻音閑。牛馬食餘草節也。

或問、無羊、宣王考牧也。如何曰、一章言牛羊之盛。羊之敗羣在觸。但言其角之和。而羊備矣。牛病則耳乾。但言耳之濕。而牛備矣。二章言其所以盛也。降阿飲池。寢安訛動。物之適其性也。簞笠以禦暑雨。餼糧以備飲食。人之勤于事也。三十維物。降者。寢者。訛者。物各三十。而爾牲具矣。三章言芻牧之相習。薪蒸以供爨。雌雄以備食。見牧人不特勤于事。又有餘力以及乎他也。有堅強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以致其損也。鷹肱畢升。見物知人意。而無事于追逐也。四章言牧事之詳。宣王承饑饉離散之後。所願者年豐而民庶也。故就牧事上設夢以爲富庶之徵。以國之禎祥而驗于牧人之夢。徵貴於賤也。衆魚旂旗。知大于小也。

或問、正月、天天是椽云何。曰、此天天之悞也。蔡邕釋誨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天亦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據此。則以天天爲天天也。邕去古未遠。或得其真。按天天者。少好之貌。謂貧民饑困。不能育其天天之子。以致椽喪之而不能牧也。

或問、小弁、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何也。曰、言桑梓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殘毀。寓恭敬之道。況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親桑梓哉。今乃以父母之邦稱桑梓者。非也。

或問、四月、先祖匪人。何也。曰、當亂世而冒先祖爲匪人。豈理也哉。大意言人或私邪。神必正直我先。神也。非人也。胡甯忍我乎。或言先祖不以我爲人。亦通。

或問、大田、有滄萋萋、與雨祁祁、何也。曰、按呂覽引詩云、有暍淒淒、與雲祁祁、漢食貨志引詩、與雲祁祁、雨我公田、漢無極山碑文亦云、乃知漢以前皆作與雲、後悞作雨耳、蓋雨宜言降、不宜言與、韓奕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則祁祁與雲無疑。

或問、資之初筵、序以爲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褻近小人、飲酒無度、上下化之、武公既入、而作是詩、朱子以爲飲酒悔過者何、曰、大侯既抗、乃天子大射之禮、而蒸衍烈祖、又非諸侯得祭也、若專爲武公之詩、卽當列于衛風淇澳之間、不可入雅、以干天子之分矣。

或問、魚藻之興、有義乎、曰、興以頒首、言王能爲天下元首、與物同春而樂也、興以莘尾、言王能爲後世垂法、與道同久而樂也、興以依蒲、言魚依于蒲、則釣餌不能施、綸竿不能及、可謂益安矣、王而那居、則仰得天命之養、俯得人心之從、此所以爲安也。

或問、天子葵之、說者以葵爲揆、二字古不通用、奈何、曰、葵開向日、有奉君之象、天子以之爲葵、取其忠也、王維詩云、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槿朝榮暮落、當朝時而觀之、則世上浮華、頃刻事耳、況方習靜、又在山中、尙何榮華之慕乎、葵開向日、當露時而折之、則不及傾心于日、而有懷莫遂矣、況我清齋、又在松下、尙何面君之想乎、以葵喻忠、古詩多有之、不能悉也。

或問、頰弁、曰、按說文、規字作頰、蓋弁形圓如規也、今以頰爲弁貌、則誤矣、蔦者何物、曰、蔦、呂覽註引作葛、蓋蘿葛皆蔓延之物、故云施于松柏、毛以蔦爲叢生、朱因之、考之爾雅釋草、不載、兼松柏無寄生之草。

亦不得言施也。必誤無疑。

或問：綢直如髮，鄭箋謂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來無隆殺也。朱子以爲未詳，何也？曰：鄭說本毛傳，似亦可從。解頤新語云：其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髻爲高髻之類。

或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如何？曰：一章、二章，言地理之難也；三章，言天時之艱也；而人事之難，則因以見焉。初曰不遑朝，則居艱難之地而猶有思君之情，尙可說也。至不皇出、不皇他，其苦極矣。有豕白蹄者，何？曰：豕性負塗，其蹄雖白，常爲泥污。今以久雨之故，道多流潦，豕往涉而濯滌，故見白蹄。埤雅云：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波。

或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朱子盡棄序說，可從乎？曰：文王在上，序以爲在民上也。朱以爲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然則其命維新，豈亦在文王既沒時乎？文王在民上，而美哉盛德，顯明于天，蓋高助者天之體，而文王之德與天爲一，故於昭于天，是以后稷之舊封而今受新命爲天子矣。惟於昭于天，此有周之所以顯也。惟舊邦新命，此帝命之所以時也。陟降，鄭謂升降天下接民在帝左右者，文王之心，昭昭對越，常若在帝之左右也。朱子謂文王沒，而其神在天子孫蒙其福澤，則後世窈冥之說矣。魯魯亦非勉強之謂。文王至聖，德修罔覺，何待勉強？乃純亦不已之意也。蓋魯魯德之不已也。由德而起，令聞則不已之彰施矣。哉，始也。位，諸侯也。於是上帝敷錫，而始侯此文王之孫子。而文王之孫子，有本宗焉。有支庶焉。本宗則百世爲天子，支庶則百世爲諸侯。此傳祚之不已也。載字與新字相應，不特此也。凡周

之士。咸有不顯之德。而亦世享其休焉。此福祿及人之無已也。至周士得祿。祿永。而文王之聲聲者盛矣。故下又抽出周士言之。周士以德而傳祿于後。則云不顯亦世。後人以位而續德于前。則云世之不顯。世有不顯之德矣。其猶翼翼然敬焉。我思美矣之多士。生此王國。天佑命于周而生。則曰生此王國。周有教育而生。則曰王國克生。此維周之楨幹矣。多士本由文王德致而後生。而文王又待多士以爲安焉。牆非積無以成。國非士無以立。其理一也。緝熙二字。毛傳只解作光明。鄭亦以爲光明之德。朱子始分緝爲續。熙爲明。至誠無息。豈有接續之端。陋矣。釋詁云。穆穆。美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朱子以爲深遠之意。此詩曰於昭。曰顯。曰緝熙。與深遠無干。當作敬看。敬止。大學引之以釋文王之止。則止非語辭。自其受封于周而各服乃事。則曰侯于周。服自其爲侯而服役于周。則曰侯服于周。將。非行也。裸將二字。連讀。周禮少宰。凡祭祀。贊王裸將。註云。酌鬱鬯以獻尸也。乃祭之始。灌地降神。亦不可言酌而送之也。夫以殷士服殷之服而助祭于周。最可念也。故呼王之蓋臣而告之。使念文王之德焉。聿。遂也。德在我。命在天。相對而無歎。始爲配命。遏。止也。晝而不進之意。義。毛鄭皆謂以義理問老成人也。朱始改問爲聞。而意反淺矣。無聲無臭。其義最精。文王動與天合。則所謂儀刑者。迺自聲臭所不及處而觀法之也。萬邦作孚。信文王之天德也。

或問大明曰。一章。總言有德能代商也。二章。言文王之所以生。三章。言文王明德受命也。四章。五章。六章。言武王之所以生。七章。八章。言武王之明德受命也。是皆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耳。維子侯與。謂惟



我以諸侯而興耳。侯與則天子亡。此意不言自見。今以侯爲維。則與上維字重疊。不成句矣。

或問：縣築宮室不言朝廷者何？曰：言皋門、應門，則朝廷在其中矣。但言門而門內之朝廷不言自見。此詩人之善序事也。

或問：棧樸曰：言文王能官人也。一章總言得賢在左右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言得人以奉祭。三章言得人以詰戎。四章言作人之本在文王。五章言作人之效也。夫無說惟人四方其訓之。遐不作人。故能綱紀四方。追琢金玉。故能綱紀四方也。

或問：旱麓言干祿何也？曰：首章干祿與末章求福相應。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祿而曰豈弟。則干卽無干矣。回邪也。求福者得亦有命。失亦有命。若萌一毫覬覦之心。卽邪矣。求福而曰不回。則無求之求也。

或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如何？曰：首章專美太任。爲文王張本。惠于宗公三句。言文王能格神也。刑于寡妻三句。言文王能化人也。必罔怨罔恫。而後可刑于寡妻。刑謂以身儀之。隱微之間。纖毫有愧。卽不能刑矣。雖雖在宮。承化人而言。肅肅在廟。承格神而言。地當幽獨。而亦若有臨。則肅肅者無閒矣。心無厭斁。而亦有所保。則雍雍者不替矣。夫如是。故戎疾不必于殄絕。而烈假自至于無瑕。聞而能式。已有敬事之心。今不聞而亦式。則於寂若之時。有常懼之念。諫而能人。已有虛懷之美。今不諫而亦入。則無待人言而取善無窮矣。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豈今之人哉。乃古之人戰兢惕勵。常無厭斁。而得以譽

髦多士也。蓋聖人之德見于作成一世之人材者，然後爲至，故以是終焉。初言太姒，則德成于一家，終言譽髦，則化及乎天下。

或問：皇矣不長夏以革，可解乎？曰：長，卽短長之長，不長，與不大相對。夏，卽周禮所謂夏采，禹貢所謂夏翟，雉至夏而後文采具，故名染色者爲夏。此色所從出也。革，卽草木之革，革音屬脾，八音皆賴之以爲節，聲所從出也。

或問：靈臺之辟雍，果天子之學乎？曰：自漢以來，皆以辟雍爲天子之學。戴埴、楊用修皆嘗辨其不然。考之莊子，文王辟雍以配黃帝之咸池，禹之大夏，湯之大濩，則知其爲樂名矣。蓋雍者，壅水爲池之名，作樂宜空虛，故于是奏合其樂耳。古者禮樂皆自學宮教，大抵學宮之中自有辟雍，非舉辟雍以名學宮也。或問：下武之下，果文之誤乎？曰：非也。下言三后，文王在內，首句先言文王，則三后難通。以序曰：下武，繼文也。以文爲上，則以武爲下，宜矣。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而不知武王之心上繼文王，用武非其志也。此詩欲發明武王之心，言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故曰：下武維周。

或問：文王有聲，曰言武王伐商而有天下，其事則自文王始之。前四章言文王之遷豐，後四章言武王之遷鎬，文王之繼祖德而伐崇也，上以孝先人，下以幹四方。故三章四章之言如此。然鎬京之宅，皆出于天，而豐水之注，則存乎人。人事修于豐水之先，天意應于鎬京之時，皇王惟辟，無思不服，非徒然也。或問：生民之履帝武敏歆者，何？曰：詩書凡言天帝而假人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辭，不必托其迹也。瞻觀四

方。酒醴西顧。不必天實有眼。聞于上帝。不必天實有耳。神具醉止。神嗜飲食。不必天實有口。特形容其降格之意耳。稷生于巨人迹。列子有是言。而司馬遷信之。其事頗怪。儒者不談。若止謂履帝武者。履帝響之後。以躬往郊媒。敏速也。歆享也。敏歆。謂上帝速享其意也。以此解經。比舊說爲雅。然則帝響聖夫。姜源正妃。配合生子。家之美慶。何故詩中但歎其母。不言其父。且子之未生也。祭祀以求之。及其生也。乃棄之。天下有此理乎。今但依毛以敏爲速。而不用其帝爲高辛之說。依鄭以帝爲上帝。而不用其敏爲拇指之說。依朱履上帝之足迹。而不用其歆歆如有人道之感之說。則庶幾近之矣。宇宙之閒。何所不有。無人道而生子。燦師猶然。何必怪乎。

或問行葦曰。前三章言燕也。四章五章言射也。六章七章又言燕也。大射之禮。先燕而後射。射畢又燕。讀儀禮。則知此詩之曲折矣。

或問其類維何。室家之壺曰。毛傳訓壺爲廣。朱註訓壺爲宮中之巷。按叔向說此詩曰。類也者。不參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蓋室家之壺。猶言室家溱溱耳。鄭箋朱註。胥失之矣。

或問鳧鷖之旨曰。太平之主能持盈守成。而後神祇祖考安樂之。此鳧鷖之旨也。故成者。完其錫也。爲者。助其進也。下者。若自天而降也。崇者。若自上而尊也。無有後艱者。卽恆如是也。興以鳧鷖者。何曰。水鳥而在水中。猶人爲公尸。而在宗廟也。

或問假樂曰。美成王之德。全在宜民宜人一句。宜君宜王。亦承此句而言。惟其宜于民人。然後可以爲君。

可以爲王也。後二章，出其宜人者，以率由羣匹，出其宜民者，以爲民之攸咎。總是一意而推廣之。或問：三軍皆單，何也？曰：按毛傳，三軍相襲也。孔謂重衣謂之襲。三軍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卻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患，故三重爲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王肅云：三軍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其說必有所本。鄭元以爲公劉遷豳，丁夫寡少，其軍有三，惟單而已，無羨卒也。此說未穩，當從舊解。

或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其義云何？曰：公劉、洞酌、卷阿三詩，皆成王莅政，召公作以戒之者。獨此詩繼繼反覆，有言不能盡之意。詩言君子，又言吉士，君子者，尊貴之稱，士者，衆多之目。其曰謫謫吉士，惟君子使是吉士者，君子所引善類，而君子者，吉士之宗主也。故以鳳凰之希有喻君子，以羽聲之衆多喻吉士也。大意只欲王虛心屈己，求豈弟之賢而用之。豈弟，君子者，乃篤厚純固厚德之人，可以彌性而輔君德。可以爲則而儀百辟，可以爲綱而總衆職，可以任使吉士而司進退人物之權。其責至重者也。微諷王不可遂周公明農之志，而亦欲其勤于求賢耳。俾爾彌爾性，凡三言之者，何？曰：此一篇之要也。按廣韻，彌，益也。類篇，終也。玉篇，徧也。蓋王性已善，從此而更進，曰益。從此而有成，曰終。從此而周備，曰缺。曰徧，易言彌綸。春秋傳言彌綸，皆周備之意。故彌爾性者，卽中庸所謂盡其性也。衆解皆淺。或問：民勞，曰：此詩言無良言，愾愾言罔極，言醜厲，言繾綣，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其終無所不至，所謂鄙夫不可事君者也。召公之戒深矣。

或問、抑、序以爲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刺也。朱傳以爲同列相戒之詞，孰是？曰：若爲同列相戒，則不當列之於雅矣。其詩曰：四國順之，曰：用邊蠻方，萬民靡不承天，方艱難，曰：喪厥國，罔敷求先王，皆天子之詞。蓋本爲刺王之詩，其後因以自警耳。其旨云：何曰：一章，言哲人以喪儀而愚也；二章，言道德威儀所係之大也；三章，言惟酌酒以亂政也；四章，承上言天之降災，而欲其內修政事，外振威武也。此必自修身始，而言行者，修身之準也。故五章、六章言謹言，七章、八章言慎行也。九章至末，責王不聽言而喪國也。或問：常武三事就緒，何解？曰：謂三卿之事各安職業也。小雅擇三有事，又云：三事大夫，周官云：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是也。首言王命卿士，大師、皇父、次章，又命程伯休父，皆三卿之人，欲其早定徐夷，歸就職業，不致曠官耳。毛箋以爲立三有事之臣，猶爲近之。鄭箋指爲三農之事，則大繆矣。

或問：召閔，草不潰茂，云何？曰：或以爲潰茂者，鬱芑不暢也。引呂覽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蕘爲例，似亦可通。然詳本文，草不潰茂，則文理不順。考邶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閔，是用不潰于成。召閔，草不潰茂，潰，遂也。召閔，潰潰回遘，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怒遂之盛者爲潰，遂，亂之盛者爲潰，亂皆一理也。

或問：周頌有序乎？曰：頌以頌成功也。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廟。故爲周頌之首。文王德與天同，溢于後世。周公師其道以制法，告其廟以太平，故以維天之命次之。文王既道可爲法，而武王象其法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當法，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道爲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

故次天作。人本於祖。推以配天。既祀于廟。又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告祭之歌。說。武王能持彊道。爲神降福。故次執競也。武王之持彊道。致牟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牟麥。牟麥爲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報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台諸侯奏而聽之。故次有瞽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逃。故次潛也。既樂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雖也。說諸侯助祭之事。而諸侯之來朝有禮。故次載見也。既朝祭得禮。王所愛敬。故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廟謀事。羣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也。臣既進謀。君亦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謀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報。故次載芟。良耜也。既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釋。以致胡考。故次絲衣也。天下所以年豐壽考。以武王得用師之道。先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桓。賚。般。以爲和樂之終焉。

或問封靡之義。曰。毛鄭謂封大也。靡。害也。無大害于爾邦也。朱謂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二解朱爲勝。竊謂封者。封閉。謂吝嗇也。靡者。侈靡。謂奢汰也。諸侯人衆。奢儉不同。故兩戒之。

或問。彼徂岐。有夷之行。句法云何。曰。舊註皆矣。字絕句。岐屬下讀。朱子以岐屬上。按照彼作矣。則舊讀爲是。言岐山本險阻荒僻之地。太王始開荒而闢之。彼民皆作而居之。作不獨在室。兼耕作而言。文王從而安之。彼民又皆徂往而歸之。故岐山昔日之險阻。今爲平夷之路矣。

或問、思文、陳常于時夏。其義云何。曰、謂常布此樹藝五穀之法于中夏也。篇中舉來牟以包黍稷。以麥先成熟爲首種也。鄭箋以夏爲九夏之歌。朱註以常爲五常之道。皆非詩旨。

或問、有萋有且。其義云何。曰、萋且。毛以爲敬慎貌。誠無所據。朱以爲未詳。則陋矣。按說文、縷、帛文貌。又傳、縷、文章相錯也。通作萋。然則萋卽縷也。指文帛而言。且、說文、薦也。凡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詩云、籩豆有且。然則且乃薦帛之具也。敦琢其旅云何。曰、旅者、陳也。卽左傳庭實旅百之旅。敦琢者、大雅所謂追琢其章。指玉而言。上句言帛。下句言玉也。

或問、陟降厥土。或以士爲人。可從乎。曰、訓士爲事。毛鄭舊說也。必欲以士爲人。則勿士行枚。將安訓乎。故知古訓不可廢也。佛時仔肩云何。曰、佛、輔也。不曰輔而曰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佛士也。仔肩爲負荷之意。故舊皆訓任。生民是任是負。黍苗、我任我輦。皆謂肩任之也。

或問、酌。朱子以爲卽勺也。然乎。曰、卽是成王之樂。若此詩果爲勺舞之樂章。必當述成王繼述之事。今其詩止述武王用兵創業。則序以爲告成大武得之矣。禮記言十三學舞勺。漢禮樂志言周公作勺。皆作單勺字。此酌字从酉。皆斟酌之義。而其事不同。恐不可以酌爲勺也。

或問、魯頌何以錄乎。曰、按詩譜。成王封伯禽於魯。後世政衰。國事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會諸侯于淮。遂伐淮夷。僖二

十年。修姜姬之廟。後魯制未備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是頌。以其請命于周。而天王許之。故錄魯之無風何也。曰。先儒以爲時王襲周公之後。比于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篇第不列于太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

或問。駟四章之思。奚不同。曰。一章思無疆。頌其廣也。二章思無期。頌其遠也。三章思無斁。頌其篤也。四章思無邪。頌其正也。蓋其本也。故廣則馬善。遠則馬勇。篤則馬奮。正則馬無不可。徂也。

或問。泮水。曰。按通典云。魯郡迺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則泮迺魯水名。而僖公建宮其上。非名學宮爲泮宮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頓宮。鄭元註。頓者。班也。所以班政教也。則頓宮非泮水明矣。若此詩。則因僖公建宮于泮水。而頌之。泮宮主文教。而詩多言武事者。何。曰。文所以出武也。首二章述魯侯莅泮之儀。三章之順道。四章之德教。皆文事耳。五章之獻囚。六章之獻功。與七章八章之淮夷卒獲。皆言其效也。

或問。三壽作朋。鄭氏三卿之說有本乎。曰。三卿所以壽國家者也。故曰三壽。又書言無遺壽者。則三卿宜用。老成人。所謂壽也。以三壽之臣。而君與之作朋。則君臣同慶。如岡陵之固矣。

或問。商頌何以止及三宗。曰。商之創業者。成湯。中興者。中宗。高宗也。書無逸。亦稱殷之三宗。功德莫盛於三王。故頌之。那。頌成湯也。烈祖。頌中宗也。元鳥。長發。殷武。頌高宗也。

或問。思成之義。曰。鄭氏謂安我。以所思而成之。此解殊覺費力。且謂思其居處。思其所嗜。優然必有見乎。



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聲。此之謂思成。以解綏我思成。略通。至下章賚我思成。則不通矣。竊謂神若不格。則所思不遂。神既來格。則所思成矣。綏者。綏此賚者。賚此。

或問。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何也。曰。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娥浴于元邱之水。睇元鳥銜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未必然也。史記因之。遂云元鳥翔水。簡狄取而吞之。朱子作傳。遂以爲實。有此事。竊謂元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元鳥至。是月祀高禱。以祈子。簡狄以元鳥至之月。請子有應。故詩人因其事而頌之。曰。天命曰降者。若從天而下。尊而神之也。按毛傳原謂元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禱。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朱不從而從史記。何耶。楊用修嘗與何大復論朱傳之謬。何曰。宋人於唐詩尙不能解。乃欲解經。真是枉事。不如只從毛鄭諒哉。

或問。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者。何。曰。鄭氏謂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所執也。又以旒爲旌旗之旒。悞矣。球只是玉。非圭也。旌旗不得綴玉。蓋謂冕旒耳。袞冕十有二旒。前後各用玉百四十。有四言湯撫有萬國。以成其尊。如冕之綴小球大球。爲諸侯所附也。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序說詩毛生先野涇  
種一他其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祥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